

中國新興文學短篇叢作之二

兩種不同的人類

蔣光慈編

目次

屎坑老鼠·····	一
歡迎·····	一七
離開我的爸爸·····	三九
帝國的榮光·····	五三
長蛇·····	一〇五
某月某日那一天·····	一一七
一月十三·····	一三九
兩種不同的人類·····	一七九
潭子灣的故事·····	二〇三

有什麼話好對人家說……………二三一

黃鶯與秋蟬的傳說……………二四七

屎坑老鼠

甘 茶

自從那一天起，阿滿見了他再不叫易同志了。「屎坑老鼠！」，「屎坑老鼠！」成了他的代名詞。他只是微微地笑着向阿滿點一點頭。

阿滿是市郊農民協會前一屆委員長林保的第二兒子。林保因為反對民團局抽田畝捐，被該局的團總彭老虎派遣幾個團丁將他亂槍轟斃的。還是去年的事情了。那時農會還正在萌芽，入會的人數並不多，林保就是最先的創辦者。農民開會沒有到一個月，開宗明義頭一樁事情就是反對民團局苛抽。第一區的農友年中受竊賊的累真不淺：禾熟的時候偷禾，楊桃熟的時候偷楊桃，每每在晚上三五成羣的來偷，農友們雖然明明知道也不敢聲張。因為『賊呀！』兩字還未喊完，砰的

一下跟着絲絲的幾聲，一粒子彈會在你的耳旁擦過，有時候竟會打在你的大腿上也難說。否則，今晚給你賊走了，明晚却偷得更兇。你去告維持地方治安責任的民團局麼，恐怕你昨晚趁着朦朧月色依稀鑒辨出來的面貌，有九成是今天拿着根長槍，蹲在民團局門口的著名烟鬼謝老四呵。算你有面子能夠見到團總彭老虎，他亦只有哼兩聲，並且責罰你幾句，以後好好地當心的話而已。雖然辦團的時候章程上有規定：如有失竊由局查明六成賠償的話，然而實際上也和什麼黨的黨綱宣言一般，說來何嘗不好聽，印成書何嘗不好看，但却是永遠不兌現的支票呵。成立民團局五年了，從來沒有聽見賠償過一個大錢，失竊的事却差不多每天都有。失了物想責成民團局六成賠償既然比天雨金還難，但是每年六角錢一畝的民團費却千萬少不得，否則今晚洗脚上床，明朝便會頸上套了一條鐵索。「欠民團費」四個字已經夠上一個

罪名了，何況又要抗，而且根本要取消。林保所以不免一死，在彭老虎看來，真是有可死之罪。不過這件事後來的結果和以前的成例有點不同。第一，他們有了農民協會替他辦事；第二，那時的政府比過去的和現在的都似乎兩樣，在小地方很能幫農民一點忙；第三又有省農民協會做他們的後援；所以彭老虎的廿四鄉團總的位置終於革掉，並且還累他坐了兩個多月監牢，由團局懸紅緝兇向農民道歉之外，更掏出三千兩銀子作林保的安家費，二千兩報効農會辦農村學校。易和是省農會的負責人，爲了這件事費了許多麻煩，事情妥了還帶阿滿到省農會辦的補習班聽了三個月講演。阿滿的年紀今年才十五歲，瘦小的身材，一雙銳利的眼睛，字雖然識不多，人倒十分聰明可愛。他見了易和總要靠近他的身旁叫一兩聲易同志。

但是自從那天起，阿滿便改口叫他爲「屎坑老鼠」了。

那天是市郊農會秘書李宣的母親出喪的日子，剛好是星期。送葬的農友約莫有百三四十人。一面犁頭旗在空際飄揚，音樂隊悠悠地奏着沉鬱的哀音，易和攜了阿滿的手跟隨隊伍一路前進。扛棺材的走得慢，等到一行人到了山上，還在遠遠的後頭，連影子都看不見。

小蓬廠內擠滿了一羣，肅靜地等候棺材到來。跑了二十多里路，易和覺得有點累了，乃坐在墳穴旁邊的后土碑上休息。一刻鐘過了，仍然看不見棺材的影子。阿滿不耐久坐，轉身瞥見離墳丈把遠有一個小穴，便燃着了一股息香跳到小穴旁邊來燻，一邊燻一邊說：『易同志！你猜裏面藏着些什麼？』五分鐘又過去了，棺材的影子依然看不見。各人的沉默終於不能維持下去了。

『蘇權！你的老子呢？』委員長黃彪說時把眼睛四望像在那裏搜尋。

蓬廠內的眼睛突然活動起來。蘇權答道：『我拿着犁頭旗先行，那裏知道？』

自衛隊的隊長謝恂說：『蘇老漢先轉回去了，一定又是小腸氣作怪。老人家有了這種毛病是跑不得遠路的。』

於是大家似乎又沒有別的話說。這時却引動了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瘦子，他叫做吳泉，因為右頰上有一顆黑痣，因此人家都叫他做「大粒癩。」據說他以前曾讀了好幾年書，也有人說他曾經在外教過半年私塾，學生太少不能糊口才跑回來耕幾畝田的。他平常很好與人辯論，如果喝了兩碗黃湯，便一串天文，一串地理，九流三教說得個不住。在第一區農友中他可算得唯一的智識階級了。這時候，他右手指向靠後距離三四十丈遠的一座花崗石砌的山墳，面積比普通的有五六倍，墳前樹立着兩枝丈把高的石表，果然氣象巍峨。口裏說：『蘇權

你看，我前幾天對你說的那座有名的宰相墳，這就是。你儘管辯駁，現在你看見總心服了吧？你看牠後枕摩星巔，左邊瘦狗是青龍，右邊鳳凰是白虎；門前一片禾田，明堂多麼空洞；遠望珠江十足一條玉帶攔腰，這樣的山地，怪不得後來發到當朝一品大臣呢。」

蘇權說：『我並沒有說那座墳形勢不好，不過，我總不相信死人的骨頭能夠與子孫的前程有關係罷了。』

吳泉說：『有山地爲證，不由你不信呵。福人葬福地，難道你的和我的祖宗山墳會發麼？』

坐在吳泉對面的一位麻子插嘴說：『一定發，不是發達發財發丁便是發瘋了！』大家不約而同的哄然的一陣大笑。

蘇權說：『鬼都知道，福地是要福錢買的可！我們鑲黃金脚趾甲的人物那裏來的錢？但是我總不信我們會永遠沒路。』

吳泉說：『哈哈！原來蘇老漢這個大春袋（註）的兒子將來想做
大總統呢，可惜你的時辰八字生得不對！』（註）春袋粵人指腎囊。

蘇權說：『大粒癩！你又來講命了麼？』

吳泉說：『古語有道：「時也運也命也，」不由得你不講。去年
我女人一病又賣了最後的一畝田，今年阿狗又死了，這豈不是命招？』

蘇權說：『聽說你從前教館不上五個學生也是命招了？大粒癩！』

吳泉和蘇權在爭論時，旁邊有一個很細聲的對另一個說：『阿權
說不上幾句便聲促氣浮，怕食不得三十歲壽桃呢！』

另一個細聲答道：『唔，他的「人中」也短，不是壽相。』

這句話大概給蘇權聽見了，他的眼睛轉向着和他靠近的一位黑矮
子說：『老四！命還沒有說完，你兩個又在談相麼？』

吳泉馬上回答：『相也是有的。我記得書上講過：印堂發黑，且

夕必有災殃；騰蛇入口，遲早終歸餓死；耳長乃高壽之徵，顴高爲得權之象……可惜一時記不清。倘若我頰上沒有那顆黑痣也不至如今攪到不得了。』

蘇權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呀，老懵懂！』

吳泉說：『我是老懵懂？你什麼都不信就算精明，唔唔！』

蘇權說：『真是愈老愈糊塗！照你那樣說，去年林保給彭老虎噉兇打死，也只能怪自己家山的方向不好，或者命裏犯人刑沖，或者眼眉毛太疎的緣故嗎？我們反對民團抽捐豈不是多事？辦農會來幹什麼，坐在家裏聽天由命好了。阿滿！照大粒癩的話，你的老子是該死的，怨不得人！』

阿滿正蹲在穴旁燻得入神，似乎不聽見蘇權在叫他。

這時候蓬廠裏顯然發生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參加的人數加多了，

辯論失了發言的次序，你一句我一句雜亂地說着，簡直分不出誰和誰的言語，只聽見龐然的一片人聲。

『算了吧！這樣的爭論永遠沒有結果的！今天剛好易同志在這裏，我們來聽他的評判，他說有便有，相信他也如別的事情一樣。易同志，究竟說那一方面有理？』黃彪的聲浪蓋過了一切，大家頓時沉默，同時把眼光轉向着易和。易和正坐在后土碑上右手支着頤很留心的聽他們的爭辯，此時見衆人都不說了只等他開口，他微微的笑了一下說：『雙方都有理由。』說完了又笑了一笑。大衆覺得有點莫名其妙，還催他繼續說下去。

『噢！老鼠！』只見阿滿把香一扔跳將起來。

『這小子白見鬼，山上那裏來的老鼠呢。』

『聽！穴裏面吱吱聲，不是老鼠是什麼？』

『不要吵，聽易同志說話。』黃彪半叱責式的向阿滿瞪眼。

易和說：『山上沒有老鼠也許是真的，然而老鼠却實在有好幾種，並且老鼠的生活也和我們人類差不多，有各種等級不同。』

阿滿覺得有趣，連忙跑到易和的腳下坐着，問道：『易同志，你說老鼠有幾多種？我只知道老鼠只是老鼠一種呢？』

易和說：『詳細我也不太清楚，據我所知，大約至少有四種：一種是酒樓老鼠，一種是穀倉老鼠，一種是溝渠老鼠，還有一種是屎坑老鼠。』

這時候大家都給這個老鼠問題吸住了，他們以為爭論風水相命不及這樣有趣而且新鮮。

易和慢慢地繼續着說：『酒樓老鼠住的是高樓，食的是燕窩魚翅，雖然是為人們吐棄剩下來的殘羹冷炙，但是以老鼠世界來論，已

經算得頭號資本家了，穀倉老鼠關在穀倉裏面，雖則眼界不廣，然而一倉一倉的穀食十世也食不完，老是胖胖飽飽的活像你們貴鄉那位謝百萬。溝渠老鼠呢，白天躲在溝渠裏面，晚上人家息了燈才敢出來在廚房內逡巡覓食。倘若主人晚上忘了關菜櫥的門，那真是微天之幸，可以食得個痛快淋漓。但是這樣的機緣究竟不多的，常常連一根鹹魚骨頭都找不到。屎坑老鼠情形更壞，他們在竹筒一般的長而且空的公共廁所的牆邊或屎桶林列的隙處，這個臭氣薰天的所在就是他們飲食起居，生死於斯的家鄉。他們食的什麼想大家一定明白，啊，阿滿，你知道不？對呀，屎坑老鼠只有屎是唯一的食糧。我不知道老鼠的心裏究竟喜不喜歡，可是看牠們消瘦的身子披着那褪了光澤的長毛，想來也不見得十分開胃吧。而且坑夫的暴虐比你們的團總彭老虎更利害十倍，見了面不講理由的兜頭就一下鐵耙，每年死在耙下的真不知有

多少老鼠冤魂。你們不要責備阿滿扯謊，以爲山上一定沒有老鼠。如果知道老鼠世界裏也有貧富不同的階級，安知那些溝渠老鼠屎坑老鼠在人們中間活不下去因而跑上山來。

『老鼠的生活既有等級，但是牠們身後却十分平等。你們上城賣菜的時候留心看看，每條街道都有的，電燈柱旁邊釘着一隻綠色的，十個有九個沒有蓋的，馬口鐵做的圓的箱子，這是衛生局特爲市民設備防疫的鼠箱。這些鼠箱與其說是防疫，毋寧說是生疫還切當些。你們知道，這種事業也煞費當局的苦心，每戶市民一月要納三兩角錢不等的衛生費才得到如此成績呢。白天人多走路的時候，便常常看見穿了衛生局號衣的小工，用一柄鋤頭挑着一担二尺來長的馬口鐵桶，桶邊插着一把鐵鉗慢慢地向人叢中穿插。他經過有鼠箱的電桿旁邊的時候，拿鐵鉗把箱內積存了兩三天的老鼠一隻一隻的鉗起來放在桶裏面，

又向前頭的第二個箱跑去。大概他肩膀上覺得有點重量了，便挑出小北門外稍爲偏僻點的地方，掘一個約模二尺左右深的坑，便一古腦把兩桶老鼠倒了進去，上面蓋了些泥土便算消差。這一個深坑便是老鼠們公共的墳場。自然，這裏有的是酒樓老鼠，穀倉老鼠，溝渠老鼠和屎坑老鼠，各種各式都有。牠們彼此重疊縱橫的堆在一起。黃彪同志！你們剛才說什麼風水的話，試問這座鼠墳的風水怎麼樣？」

大家還沒有回答，易和又繼着說：

『講到老鼠的嘴臉真是千隻一律，酒樓老鼠和屎坑老鼠還不是一副嘴臉麼？然而食燕窩魚翅和專門吃屎就很有點兩樣味道了，阿滿，是不是？』

阿滿嚷道：『蘇權！易同志問你是不是是一樣味道呢？趕快說呀！』
易和把手止住阿滿不要他嚷，繼續的說下去：『至於命運一層，

在老鼠們也是沒有的。牠們的生殖力比人類利害得多，一年幾胎，一胎就好幾頭。不說是同時辰，一秒鐘內同時出世的也多得很。所以我以爲屎坑老鼠倘若也相信什麼風水相命，那只有永遠在屎坑吃屎的資格。」

阿滿說：『如果屎坑老鼠不再吃屎了，應該怎樣做？』易同志！』
易和說：『首先就要不相信風水相命，立心到酒樓吃燕窩魚翅去，還要一間一間的屎坑老鼠聯合起來，然後再聯合所有一切的屎坑老鼠做成一個大團結再與溝渠老鼠聯盟，一齊向酒樓老鼠穀倉老鼠進攻，驅逐他們於酒樓穀倉之外纔是辦法，可惜老鼠沒有懂這層道理，故此只有少數住在酒樓穀倉享福，淪落而爲溝渠老鼠屎坑老鼠的却佔老鼠世界中的最大多數。』

蘇權露出得了勝利的樣子，把眼睛向着吳老泉說：『大粒癩！你

聽清楚易同志講的話沒有？如果你還相信什麼左青龍右白虎，什麼時也運也命也，又什麼騰蛇入口印堂發黑的鬼話，屎都有得吃呵。你現在可心……」

棺材已經扛到山邊，黃彪吹了三下哨子，蘇權的話打斷了，於是大家一齊站起來。

那天之後，不特阿滿叫他爲「屎坑老鼠」，就是黃彪在演說的時候，總脫不了幾聲「我們屎坑老鼠團結起來！」的警句。

二三，五，一九二八。

歡 迎

廿茶

三月四日下午四點半鐘的時候，綿綿的春雨已經停了，太陽在西方射着那無力的微光，馬路上的低窪處還積滿了雨水，好似池塘裏長了蓮葉一般，不過蓮葉是圓的，而馬路的低窪處却畸形三角各式各樣都齊全。在往日這個時候，仙羊城內外的街道上，是異常熱鬧的，現在却冷落得很可憐。街道上，是常佈滿了哨兵，檢查往來行人，一日總聽見幾處卜卜的鎗聲。市民覺得出外比害病還危險，非不得已是不肯輕出的。所以雨雖然晴了，而街上的行人仍寥寥可數，並且大半是穿軍裝的。一個軍官裝束的男子，左手挾一隻裝公事的皮包，右手執一枝皮馬鞭，低着頭緩緩的走，似乎正在運用他的思索。行到天香街中間

的一所屋子門口便停住了。左手把皮鞭在大門上叩了三下。又連續的叩了五下，只聽見他的女人在屋裏嚷道：『阿四！附近的小孩子又在門口胡鬧了，出去把他們趕走！』一會，呀的一聲僕婦阿四把門開了，見了他的主人站在門口，不禁一呆，說道：『原來是老爺，』她手中還拿着一根籐鞭，『難道電鈴壞了麼？』他更不答話便往裏廳跑，把皮鞭皮包往寫字桌上一擱，連雨衣也不脫，躺在寫字桌旁邊的那張梳化椅子上，看他眉關深鎖，好像懷有重憂；但長了八字鬚的嘴唇，又顯然露着可掬的微笑。他的女人從旁廳進來，問道：『回來了嗎？今天爲什麼這樣早？窩子裏不碰和了？附近的小孩真可惡，時常三五成羣在門口玩石子，鬧得不安寧。怎麼衣服也不脫坐在那裏出神，不是百姓們又想造反罷，告訴我有什麼消息？你是總部的副官長，消息應該比別人靈通些。』他答道：『什麼造反，前次殺了六千，

現在關在牢裏的還有二千多。造反？沒有的事。不過今日的事情關係我的前程很大，不得不熟商一個妥善的辦法。她問道：『什麼事情呢？可讓我知道。』他答道：『爲甚不可以。你是一個女諸葛，三千塊錢一朵珠花送了老總夫人，第三日副官長的委任狀便到手了。不是你誰能夠辦？但是，今天的事情又有點兩樣。』她道：『你且說來，究竟什麼事情？辦法雖則不是一定有，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的。』他道：『你知不知道近來老總的大改方針，他以爲四年來反對某國是十分錯的，目前最急之務是要和某國講和，不特將來有好處，現在的好處已非常多。半月前某國的欽差大臣來此地，表面說是游歷，其實是和老總有事密掛，他走了老總還親自送到禾港，同時受他們熱烈的歡迎。這件事我會和你說過了。你現在穿那雙皮鞋，就是我那次跟老總到禾港去買回來的。如今禾港的總督歇幾天要來省答拜，老總連日在

總部召集會議也就是商量這事。在老總的意思，一定要使總督滿意，一點缺憾都沒有。特別設一個籌備歡迎不督委員會專理此事。今天條子下來委派我當這個委員會的主任。這分明是老總抬舉我，才派這好差使。倘若辦得好，升級是一定的。而且爲這事準備開銷的數目也很大，憑着良心打點抽風，不要說多，你在港時看中的那座要三萬塊錢的洋房也不愁沒着落了。但是轉心一想，老總爲這事如此鄭重，比什麼大典還鄭重，倘若辦得有點差池，不但升官無望，就連現時副官長的位置也保不牢。想到此地，更不敢十分自信辦得妥當，本要向老總面辭，然而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竟然交臂失之，實在又捨不得。愈想愈沒有主意，因此未到散值的辰光便跑回來和你商量。』他的女人聽了，笑道：『你活到三十多歲人，事情不是沒見過，爲什麼像小孩子似的怕東怕西。』他道：『你有所不知，你簡直不明這件事情的性

質。旁的事情辦錯了，最多申斥一番，罵不餓人更罵不死人，老着臉一會就完了。可是這件事辦得稍爲差一點，我想革職還算最輕的處罰呢。你簡直不明這件事情的性質！」他的女人道：「據你說，這件事真是非常鄭重的了？」

「可不是。」

「我是女流之輩，懂不得國家大事，更不曉得歡迎這樣的大賓，應該用些什麼儀節。但是，據我想，無論如何總離不開三件法寶，這是我未出嫁之前就曉得的。」他聽了連忙搶着問道：「那三件法寶？快點說。」她故意慢慢的再把上面說的那句話重復說一遍。他急得不耐煩，從梳化椅上站了起來，挨近他的身邊半撲抱式的哀懇道：「好人！那三件法寶，那三件……呵？」

她道：「可以拿我們的事來比方：我們的結婚是舊式的。我做女的

時候並不認識你。自從那位媒人和我家說合之後，跟着是下文定，又跟着過大禮，所有頭面首飾，糕餅海味，三書六禮件件齊全，不但家裏的人見了喜歡，我暗中也頗爲滿意。所以第一件法寶是叫做「禮儀隆重」。

「過門那天有音樂隊，生花彩亭，大紅禮轎，你又有幾鄉的團勇到隊護送；你家的陳設也極其輝煌，那五彩的洋燈玻璃墜子閃爍奪目，我的心中又暗自歡喜，所以第二件法寶是叫做「觀瞻壯麗」。」

「還有第三件法寶是叫做「心意舒適」。獨有這件事你辦得不大妥，然而又怪不得你。鬧新房那夜，你那班狗肉朋友強人說那不堪入耳的詩句，還裝出許多難看的嘴臉來嚇我，真正氣人。你要記住，不要強人聽不願意聽的言語，不要強人看不願意看的事物，這件也是很要緊的。倘若三件事都做得好，我以爲沒有人不稱意的了。你有了三

件法寶來想辦法不很容易嗎？你何不召集籌備委員會的各委員再從長商量一下呢。」此時副官長的臉上只露着笑容，再不看見那深鎖的眉關了。他很聽他的女人的話，立刻拿起皮馬鞭和皮包出門去了。

晚上九時左右他回家了，除了皮包皮鞭之外，手中還挾着一包上等的呂宋杞菓。坐下之後，他的女人問道：『商量好了麼？』『好了，起先大家都覺得沒把握，你拿眼看着我，我拿眼看着你，誰都不先開聲。後來我把你說的那三件法寶說出來，只看見他們不住的點頭，真如迷了途的人得着南針一樣，依着方向走總不會錯的。我於是問他們：第一，要怎樣的禮儀才表示十分隆重呢？馬上得了很多的回答，不似先前那怪樣子了，討論的結果，採取了孫老頭子胡參謀李秘書陳科長四個人的意見。孫老頭子說，前清的時候，光緒帝派遣欽差大臣到過仙羊城，這時總督巡撫暨文武百官一律在十里外郊迎，禾港

的總督也和皇上的欽差大臣差不多，所以爲表示典禮隆重起見，即須通令各文武官階屆時一律郊迎。胡參謀說，廿幾年前不知又鬧了一回什麼禍，得罪了某國，他要我們砲台鳴二十一響號砲謝罪，似乎是要取得我們二十一行省的意思。後來照辦了，事體也和平下去。禾港的總督是不好意的，何況我們正在有求於他，爲表示十二分敬意起見，可於總督的座駕船抵獅頭砲台時，即鳴砲二十一響，總督一定開心的。虧了他兩位還有這樣好記性。李秘書以爲獅頭砲台離城還要點把鐘水程，總督到省河時，各大小戰艦也應該一律鳴砲，豈不更其隆重麼？這話也不錯。陳科長提議總督到時所經本市街道的兩旁商店，應該在門首懸插某國的國旗，一來是表示敦睦，二來也使總督知道本市的市民正很熱烈的歡迎他，而且三來老總演說時也好措辭。他們想得如此周到，我都交了好運了。其次講到怎樣鋪張才觀瞻壯麗的問題，

說話的人尤其多了，大家一致主張在這上面多化點錢，並且大家各自告奮勇來承辦，大家都想趁此機會揩點小油。第一號碼頭蓋一座歡迎牌樓，竟有人要蓋搭十丈高才算宏偉呢。畢竟陳科長的智識高人一籌，自然，他也是主張極力鋪陳的一個，並且他肯担任包辦酒席的差使。但是他還要我們注意清潔，他說總督是外國人，外國人是最講究潔淨的。他提議馬上派遣消防機車駛赴省政府署前，將所有四週牆壁澈底注意掃除，尤其須注意府內的廁所的清潔。屆時總督夫婦下榻府中，倘若看見磁盆內那些一條條深黃的顏色，阿摩尼亞的味兒直衝上來，豈不丟人？警察同樂會是晚上譙會演劇的地方，各處應大加修飾，尤須注意廁所和洗手處。其他如總督經過各街道的潔淨，第一號碼頭地盤破壞的地方，沿河鐵欄杆短少的地方，兩傍小屋破爛的地方，以及附近積存的便溺垃圾等均須修理掃除。他說得句句有理，可

算一個傑出的人才。最後大家說到怎樣才使總督心意舒適的問題，又
是他知得最多。我以為總督是外國大官，或者不喜歡聽中國戲。陳科
長笑我對外面的事知得太少了，其實我知道的真不多。他說總督雖則
是外國人，但說得滿嘴中國話，南北方言都懂，而且最推崇孔子和梅
蘭芳，前兩年禾港罷工，他歸咎中國工人少讀孔夫子的書，才會幹出
這些犯上作亂的事來。我們老總說他「學古入官，通經致用」，八個
字考語，不算特別恭維。他知道中國的事情恐怕比我們所知道還要多，
對於聽中國戲，他是不會討厭的。陳科長那樣遇事留心，將來升了
級少不免要拉他來幫忙。我和孫老頭子胡參謀都只向總督的飲食起居
着想，真不及他們自號新人物的思想來得活潑。後來不是他提起，我
幾乎以為第三件法寶是用不着的了。我以為我們素來不反對某國的，
何況在今日總督也應該知道捉了什麼黨徒是一定就地懲法，絕不會寬

饒的。他討厭的東西在我們這塊地方已經可以說沒有了，但萬料不到滿街的牆壁上電燈柱上還存有兩年前反對某國的傳單標語和圖畫呢。固然有不少已經洗去了，然而存留着的委實還多，譬如「打倒帝國主義」一張藍底白字的洋鐵片，現在依然釘在總部門口對過的那根電燈柱上，這真是傷害兩國感情的東西，早應該去掉的，然而全市的警察都是飯桶轉世，他們終日站在那裏，眼巴巴的望着，似乎一點都不關心，本來這些事用不着說的，但是不說，他們就永遠不做。稍爲籠統點也不成，以前總部不是下過命令，將市內一切反動標語，限五日內撕毀嗎？但是沒有說這幾個字也是反動標語之一，所以現在還到處看見。我們現在和某國要好，而電燈柱上又若隱若現的寫着打倒他，這豈不是反動標語嗎？對待那些糊塗東西真困難，少說一句也不成的。」

副官長說到警察們的不中用不禁聲色俱厲起來。『陳科長又說蠢立

在泥基東橋側那座紀念碑，是因爲四年前某國的兵艦開機關槍掃射巡行的隊伍，死傷許多人，特別立這塊牌來紀念那些被打死的，而且把那條馬路也改了這一天日子的名字。打死了的是他們的人，而紀念碑却豎在我們的地方來，照道理也說不過去。何況那道橋是總督往來必經的路，倘若他到時看見那座勞什子，問一問這是一座什麼東西，這叫我們的上頭怎樣問答呢？老總一定說我們辦事糊塗，各委員的飯碗恐怕就要一齊碰破在那座紀念牌上。故此他主張事前要將他掘去，而且那條馬路的名字也須重新改一個好聽的。陳科長這個提議自然不會有人反對的。除此之外大家再想了一會，覺得再沒有什麼使總督不願意聽的言語和不願意見的事物了，今日會議的結束就是如此，我已託陳科長把今天所議決的逐條謄正，再添加些理由，做成一摺條陳，明天呈上去，再看老總還有什麼吩咐。』他的女人聽了這番言語也覺得

很滿意。當夜一宿無話，兩夫妻同時做了一個波羅蜜一般甜美的夢。

第二天副官長因為要先去訪陳科長取條陳，然後再上總部，所以一早起來便出去了。回家時已經是上燈的時候了。他走路時把腰挺得筆直，左右顧盼，昂昂然的裝出把往來的行人看得不值一錢的樣子。阿四在廚房聽見電鈴聲，曉得主人回來了，連忙去開門。看見主人臉上的笑容，自己心中也頓然舒快。因為今天主婦對她說，主人不日要榮升了，將來派他往香港管理那座快買到手的洋房，每月再加她兩塊錢工錢。他的女人見了他，嬌滴滴的兩隻媚眼只一溜也夠他消魂了。他們坐在梳化椅上。他不待他的女人發問便道：『我今天見了老總了，將條陳呈上去，老總大加贊賞，說我思慮週密，辦事幹練，以後借重我之處還多，說完了就在條陳的上面批了『照辦』兩個字。後來老總說，中國人的弊病就在太隨便了，隨意小便和不潔淨便是隨便的』

憑據，這次可隨便不得。潔淨固然要緊，衣服也須一律，以昭鄭重。叫我奉他的面諭通令各機關，歡讌時午間軍官着草青色嘍嘰絨軍服，長統皮馬靴，帶拍車；文官着禮服或馬褂長袍。晚間軍官着草青色嘍嘰絨軍服，散褲腳，黑皮鞋；文官着禮服或馬褂長袍。他再將我的條陳覆閱了一回，又說：『各事都好辦，下一道命令去誰敢不依。獨有沿總督所經過的馬路兩旁的商店懸掛某國旗一事有些麻煩，大商人是容易的，然而到底小商人居多，他們簡直莫明其妙的，倘若說出去而他們不遵辦更不好看了，可以找商會的代表來和他們說個清。這件事也交我辦理。你看老總這樣小心翼翼，絲毫不肯苟且的。辦得好不愁沒有官升，講起來，這趟又是你的功勞。不是那三件法寶，那三件真是法寶呵！我……我應該怎樣酬勞你的大德呢？唔唔！好人，要怎樣酬勞……？』說罷便把手向她的大腿上一捏。

他的女人笑道：『別要胡鬧！什麼耐勞不耐勞，只要你把討小老婆的念頭打斷了，我就心滿意足了。』

第三日下午總部葉副官長的會客廳裏的長方餐桌兩傍，端端正正的坐着八個穿長衫馬褂的商會代表，葉副官長坐在靠近遺像的那一端的椅子上，手指在簽名簿上點了幾點，抬頭向八位代表望了一下說道：『兩位是總商會的代表，兩位是商會聯合會的代表，兩位是商民協會的代表，兩位是市商會的代表，一共八位，都齊全了？』八位代表異口同聲的應道：『齊全了。』

副官長站起來，說道：『今天招待各位，並無別的，只爲了一樁很微小的事情請各位幫忙。然而從另一方面講，也可以說是一樁很重要的事情。』說完了停了一停，八位代表摸不着頭腦，各人拿各人不同的眼睛釘着他，雖然貌爲鎮定，心中總有些着慌了。『難道維持紙幣

又需要籌款麼，或者庫券又要再推銷五百萬了麼，否則，又是關於特別軍費的事情，不然就一定又是奢侈印花稅這個問題了：總之是求財卦而已。『八位代表心中這樣的推敲。』

副官長繼續他那篇有預備的訓詞：『我們的老總爲國家，尤其是爲你們商民的生命財產，竭智盡力，把那些圖謀顛覆現在社會秩序安甯的暴徒槍斃的槍斃，拘囚的拘囚。不是我們的老總，你們能夠有今日麼？你們應該感激。過去的難關已經平安度過，但是將來要沒有與去年相類的事情發生，就完全要靠有把握的良好的保證。』

『有把握的良好的保證是練兵，而練兵是需要錢的。』總商會的代表想道。

『最近各位有沒有看報？』副官長拿眼睛望着左邊坐在最開的那一位，他的右手在捋那右端翹起的八字鬚。

『天天看的。』那位代表答道。

『唔唔，那麼很好，某國欽差大臣到這裏來，和我們的老總送他到禾港的事情，各位大概總知道了。我們和禾港本屬一家，現在更爲親睦，我們的老總抱定「牛頭肥即牛尾肥，」「有飯大家吃」的宗旨，此後兩地合作，則舉凡一切困難的事體都可迎刃而解了，我剛才所說有把握的良好的保證就是指此。』

各位代表又開始有些糶糊了。

『現在我要向各位報告的是大後天禾港總督來城回拜的事。這件事要辦得大家有體面，要總督知道我們的确是誠心誠意，將來的保證才靠得住。所有一切歡迎的禮節，本部自然會辦，所要求各位的，只是請各位回去通知各商家，在總督來到那天起，凡經過的街道兩傍商店都要一律自製某國國旗一面懸掛，以表歡迎，至總督離了城那天爲

止。至於總督所經的路線，今天報上已有詳細的登載，各位可以回去檢閱。這是老總的意思，想各位一定沒有異議的。」

「既然老總吩咐，我等自然遵辦。」各位代表彷彿一塊大石從背上卸下來似的。

「難得各位如此熱心。但是有不得已於言的，恐怕各位對於某國的國旗還不大了然，因此我特來說明一下，請各位注意。」副官長說完，即從袋裏掏出一張繪有圖樣的紙來。

「某國國旗是米字形，以紅白藍三色分配，這才是某國國旗。那三色米字綴於紅旗的上角的，是某國的商旗。這次歡迎總督禮儀隆重，非同小可，怕你們商民不會分辨，誤製一面某國商旗懸掛，豈不貽笑友邦麼？你們的面子也不好看。」

副官長低下了頭用全副精神注視着那張繪有圖樣的紙，繼續說

道：『懸掛的某國國旗分爲大小兩式：大式橫六尺，直三尺；小式橫三尺，直一尺八寸。大的舖家而又建樓的，應依大的尺寸趕速製備；如屬生意細小的普通商店，應依照小式尺寸，也要趕速製備。』

『注意！』各代表伸了伸腰，副官長正在讀那圖樣旁邊用鋼筆寫的細字。『一，當懸掛時務令整正，兩旗交叉；在樓上則兩旗平行橫垂，毋任摺脫斜歪。二，各大小商店須一體遵照依式，用布製備懸掛，不得用紙繪懸，敷衍失責。』讀完了之後，仍然將那張紙往袋裏一塞，舉頭向代表問道：『各位聽清楚了沒有？』

『都聽清楚了。』

『今天有勞各位，對不起。』副官長伸手把那本簽名簿閉了，各位代表均站起來，準備告辭。

『請各位回去負點責任。如果沿線兩傍的商店有不遵辦的，依照

上年國慶規例；小的罰銀五元，大的罰銀十元；這回可要加十倍處罰的。」

春雨仍然繼續的下，明天是總督來城的日期了。馬路的低窪處已經用三合土填平，省政府四圍的牆壁已由消防隊的機車沖刷干淨，署內廁內的餘穢已經派兩名工人加工洗滌，白磁的洋便盤擦得閃閃地發光，第一號碼頭沿河的鐵欄杆已經沒有缺少，而且一律髹了白色；兩傍小屋破爛的地方已經修葺完竣，附近堆積如山的垃圾亦已蕩然無存；一座五丈多高的牌樓矗立天際，頂上插着兩枝國旗，一枝是以紅白藍三色分配的米字形；兩邊掛着萬國旗，牌樓的四圍嵌滿了電燈，中間懸着生花綴襯的歡迎橫額，並綴上 *Welcome* 一個英文。各衙署各機關一律洒掃陳設一新，兩枝國旗交叉地掛着，門額上都寫着歡迎兩個大字。在馬路上，以前各團體開會及其他種種的橫懸馬路的白布標

題，均一律拆去。各住戶於騎樓晒晾衣服亦派警干涉禁止。各馬路兩旁的小販亦由崗警驅逐一空。電燈桿上的標語，壁畫和一切張貼宣傳的文字，不論有無涉及反對嫌疑，均一律塗去或撕毀，真是堂皇冠冕，氣象萬千，到處都聞歌功頌德之聲，尤其是承造旗幟的販賣布疋的商人。

葉副官長坐在辦公廳的正中，手中拿着一件公文，自己喃喃的說道：『第一號碼頭是省會的總碼頭，向由財政廳主管的，那筆修葺費雖然爲迅速竣工起見，包經由籌備委員會開支，然而總得向財政廳討還。這筆款子是穩到手的，一萬二千元。』於是將手按一按鈴。一個勤務兵急忙的跑進來，立正，鞠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躬，站在他的面前。

『你拿這件公事馬上送去馬廳長處！馬上！』

一三六：一九二八。

離開我的爸爸

顧仲起

我親愛的，同時是我所憎恨的爸爸：我將離開了你，我將永遠地離開了你！固然，我能夠知道，並且是很能知道，人們最親愛的莫如他的爸爸，世界上也沒有一個人願意厭恨他的爸爸，一句話，世界上無論是誰沒有不愛他的爸爸——就是獸類都愛着牠們的爸爸！爸爸，我是愛你，我覺得世界上我所應當親愛的便是你，然而，我的爸爸，我是憎你，恨你，怨你，甚至我是極端的恨你怨你憎你！爸爸！我寫到這裏，我禁不住要流我熱烈的清淚，悲哀和痛楚耿在我的心頭：……唉！爸爸！我的肉體是你給我的，我的生命是你給我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應當來憎，怨，恨我的爸爸。但是，我親愛的爸爸，我的肉

體和生命是你的，同時，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自由，也是爸爸給我的！我不敢損害我爸爸給我的生命，我也不敢拋棄爸爸所給我的肉體，然而，同時，我更不敢沉淪我爸爸所給我的意志，我更不敢消泯我爸爸所給我的思想！我要把我爸爸所給我的生命一天天去發揚，所給我的肉體一天天去健壯，我更希望和保持着爸爸所給我的思想一天天的向着未來的時代進展，所給我的意志向着偉大的火花焚燒。爸爸，假使，你給我的生命，肉體，是健全的，你所給我的思想，意志，和自由，却一天天的泯失，爸爸，這，我是有罪的，這，我是辜負了我的爸爸的！爸爸的所以生我，是要我做一個生命和肉體都健全的人，同時，也希望我要做一個思想，意志，自由，都健全的人！如今，要是我成了只有生命肉體，而無思想意志與自由的人，爸爸是應當要流眼淚，而我也無面目來見我的父母和一切人類的！

爸爸！我是要做一個人，我不獨要做一個肉體與生命是健全的人，並且我要做一個思想，意志與自由都健全的人，然而，我的爸爸，你使我愛你，你却又使我憎你，你要我做一個生命與肉體健全的人，你却要我做思想，意志與自由不健全的人！我愛我的爸爸，我不願違反企望我的爸爸，我接受我爸爸所給我的先天的，原始的意義，我却不能接受爸爸摧殘我的意義！我接受我爸爸所給我的偉大，健全我的肉體與生命，發揮我的思想意志與自由，創造幸福的世界，打毀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矛盾，我要造福給整個的全人類，我要沖滅片面的自我的或局部的自私自利的人類！爸爸！這是你給我的偉大，這也是人人所負有的這個偉大！爸爸照着這條路來指示我，教訓我，才是我唯一的親愛的爸爸，假使，我的爸爸想奪回所給與我的這個偉大，却要造成個人的偉大，或局部的偉大，自私自利的偉大，那，爸

爸，你寧殺了我，我的肉體與生命可以完全還給我的爸爸，我不願毀滅全人類的幸福的偉大！

爸爸！我愛你，同時，我又怨你，恨你，憎你，你不應奪回你所給我的先天的原始的全人類的整個的幸福的偉大！你不給我和自私自利的人類去奮鬥，你却要我去造成局部的自私自利的人類，所以我恨你，怨你，並且憎你！

爸爸！你要我做一個法律家，資本家，或是一個官僚政客，我不能依從我的爸爸！現在的法律，不是全人類的法律，是野蠻民族的法律，是壓迫人類的資產階級的法律！法律，只適用於資產階級，不適用於無產階級——例如你是資產階級，我是無產階級，我借了你的錢，但是我窮，我勞苦，在全人類的偉大，我原可不還你的債務，然而，法律，他不論我窮，我勞苦，一定要我還債務，就是我自殺仍然

要我還債務！所以，我反對現代的法律，反對代表資產階級的法律，我更不學現在這種剝削無產階級的法律！現在的人類，所以矛盾，生活不能穩定，就是因了資本家去掠奪私產，建築了資本主義的陣線，以勞銀代價去役使無產階級的工人爲奴隸，牛馬！無產階級做了奴隸與牛馬，而汗血換來的代價還不能養活他的一家！現在的人類，多數的無產階級都在呼號，失望，悲哀，流淚，就是因了在那裏剝削與榨取他們汗血的資本家！我恨資本家，我要打倒資本家，我不願意自己去當資本家！所以你要我學銀行學，我不能信從我的爸爸！至於現在的官僚吧，他們不知道人類的偉大，他們只知道自私自利地剝削人家來肥自家，他們視人民如同牛馬，哦哦！官僚我要打倒他，不願意去做官僚家！

唉！爸爸！我要完成我思想的偉大，意志的偉大，自由的偉大，我

看見了你天天在想弄錢，並且你要我也學你去掙錢，做一個自私自利的人類，爸爸，我要流淚，所以我要離開我的爸爸，我得永遠離開我的爸爸！

爸爸！是的，你也諄諄然訓誡了我，我要去行人道主義，你也諄諄然訓誡我去信仰上帝，爸爸！你騙了我，你爲什麼要欺侮我？人道，人道，哼哼！什麼是人道？不過是資產階級欺騙第四階級的滑稽把戲，資本家設了工廠，叫無產者以血汗爲他們去掙財富，資本家却說道：「這是人道」——設了一個工廠容納了幾千個失業的農民！然而，他們忘去了工人的喚叫，——工廠汽笛聲却是工人靈魂悲痛的喚叫！大地主僱了佃農，僱農，半僱農，以汗血爲他們去掙財富，大地主却說道：「這是人道」——我的田救了幾百個沒飯吃的農民！然而，他們忘却了穀粒上的血跡，穀粒上深深地塗着農民生命的血跡！新舊軍閥率領了

幾萬個可憐的兄弟——兵，去爲他們爭地盤造勢力製財富，新舊軍閥却說道：「這是人道」——我救了幾萬失業的工人與農民，而且救國還救民！然而，他們忘却了士兵的血在深山與鐵道之上放射亮光，士兵的白骨堆成了歷史上的遺跡！還有，唉！爸爸，還有一類的人物便像我的爸爸！所謂善良的紳士。他們，設了殘廢院，盲啞院：利用殘廢與盲啞者去做他們無代價的奴隸——做工。這班紳士却說道：「這是人道」——我救了殘廢者與盲啞者！他們忘却了殘廢者盲啞者不幸的淒慘的淚！淚，塗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時代人類的漫畫！爸爸！人道，人道，什麼是人道？那裏有人道？

至於，說到信仰宗教，做上帝的信徒。唉！滑稽，真滑稽！我不用來說什麼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我只說麻醉無產者的藥劑，資產階級豈有此理！上帝說：「你勞苦，你安本分，上帝知道……」上帝

說：「有人打你左耳光，你右耳光也給他打……」上帝說：「你的不幸，你的苦痛，上帝會救你，要做一個馴良的人……」他媽的，不用再寫了，一句話：「你永遠應當做奴隸！」

爸爸！我已不願意再來寫這些，總之：我否認這些，我反對這些，希望我要如此去做的爸爸，便是仇敵的爸爸！

爸爸！我自離開你以後，我便在異鄉飄流，我會到過東方巴黎的上海，我會到過嶺南的羊城，我也會到過全國中心區域的汗皋，以及全省瀰漫了紅槍會北方的鄭州。我會領略過江南三月的春色，然而我也會見過十大紅塵資本主義制度宰割下的人類；我會領略過珠江秋水，然而我也會見過兩副面孔，新軍閥變異的真相；我會停立於黃鶴樓頭，見過轟轟烈烈熱血在資本家爐中沸騰的八十萬工人，然而我也會見過新軍閥刀槍下的魔鬼；我會見過誠實，善良，同時又野蠻，凶暴的武

裝農民，然而我也曾見過這班武裝農民做了土豪劣紳的傀儡……

爸爸！我流落異鄉已經四年，這四年中天天是我尋找幸福的時候。但是，幸福嗎？在那裏？農人的汗，工人的血，他們告訴我，「幸福」產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潰崩以後的時候。爸爸！這四年中，我是做過乞丐，睏過馬路，喫了資產者的痛罵叱咤，喫了爲十數元一月的代價便拿刀去殺他兄弟的巡捕的棒頭！爸爸！這四年中，我是去當過兵，做了新軍閥的傀儡，在火線上，曾咬緊我的牙根，橫起兩隻血眼，舉起槍來，去描準和我一樣，失業，沒飯吃，而來當兵的兄弟！爸爸！這四年中，我是去做過偷兒，我曾做過土匪，我曾殺過自私自利的人類，我曾去刺殺過飲我們兄弟的血，食我們兄弟的肉，的新軍閥的頭！爸爸！是的，這四年中我也有我痛快的时候，那就是做偷兒，土匪，殺人類，刺軍閥的頭！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

我們的生命沒有暢快的時候，也許只有流血的奮鬥才是我們靈魂的細流吧！

爸爸！當我去做土匪，我是每天的深夜便立在十字街頭，我仇視着街道上來往一切的自私自利的人類，和可憐着我們這些金錢奴隸資產階級的走狗——拉着黃包車兒在那裏東奔西走……。唉！我的熱血便在體內暢流，我要去毀滅自私自利的人類！我要去毀滅自私自利的人類！我怒，我憎，我恨，我要流淚！我舉起了老大的拳頭！

爸爸！已經是深秋的時候，蕭蕭的西風在間着樹葉兒來吹，在深夜中我悵望着碧空中皎潔的月兒，我忽然想起了故鄉的你！爸爸！我知道，你在罵我，你在咒我，你在說我沒有做了「家」，沒有掙了「錢」，沒有偉大的「名譽」，却去做了一個「匪」！但是，我最討厭現在社會上的「家」！自法律家，資本家，以至於文學家，藝術家

……我都討厭！法律家，資本家……，我討厭，我已經在上段和你說過。文學家，藝術家，是社會上所稱謂高尚的，神聖的……他媽的！什麼是神聖？什麼是高尚？他們拿起一枝筆來大發牢騷，寫了一些女人，愛，以及寫了一些灰色的生活，表發了個人主義的獸慾……便是文學家了！他們給了一點資產階級所讚賞的裸體，談了些什麼藝術的藝術，自我的藝術……便是藝術家了！為什麼要稱「家」？為什麼要做偶像的特殊階級？為什麼不來表現無產者汗血塗成了的人間地獄的圖畫？為什麼不來表現資產階級猙獰的面孔和心？為什麼不來表現官僚的聲勢，不幸人的嘆氣？為什麼不來表現新舊軍閥的刀槍礮，貧民的淚血聲？……

至於說我不會掙錢，哼哼！爸爸！我是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的，我是反對掠奪私有財產之社會的，所以我不主張掙錢！爸爸！你

又要說了：「你不要錢，你爲什麼要去做偷兒，土匪？」是的，爸爸，但是，在現代社會沒有毀滅以前，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陣線沒有衝破的時候，無產階級的我們，只有去做偷兒匪兒！要我們去做奴隸嗎？要我們去用機巧的手段和他一樣掠奪他人財錢的動物嗎？那未免過於無意義了！而且，資產階級的財產也是偷了來，搶了來，用無產者的汗血換了來的呀！

談到「名譽」嗎？什麼是名譽？現在的社會，有錢的，有勢的，做官的，做什麼「家」的，才有名譽！在現代的社會，我們沒有聽到說「窮漢」是有名譽的呀！而且名譽是什麼東西？是騙人的假面具，是吃人的一個假招牌！有名譽的都是一些狗東西！名譽？

老實說：在現在的社會，只有去做土匪，只有去殺人！殺盡了一班吃人的狗東西！

爸爸！還有一件事，我應當告訴你，我曾被資產階級的政府抓去坐過三個月的牢獄！我想，這個消息，你一定很快活，說道：「做土匪，應當要去坐牢獄，殺頭！」哈哈！但是，我並沒有殺頭！我是給一個爲了三百大洋的代價而抓我入獄的青年叫什麼馨的，捉了獄中去。用鐵鍊鎖了我的手，和我們做賊做强盜，做匪的兄弟們在一處同睡，……然而，我，同時也是給一個機會主義者見政局變化而想乘機陞官的傢伙古月民放了出來。哈哈！反革命派的一些吃人的動物，實在可憐又有些可笑！我順便告訴你！古月民這個傢伙前天我又遇見了他，他說：「不是你們，我還有官做，放了你們我在杭州却給他們反鬥了三個月！」哈哈！真痛快！反革命派玩的把戲真痛快！

爸爸！我出了牢獄，我便來到上海，現在我又來到帝國主義東方商場的根據地香港，在香港，我是做土匪，殺人！每晚間，我拿了我的

刀子，立在十字街頭，我的眼睛中放出了血的光，我去幹……

爸爸！我愛你，同時我又恨你，憎你，怨你！

爸爸！我離開了你，我將永遠地離開了你！

——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崩潰，我是沒有回歸的時候！

一九二八，二，二五日。

帝國的榮光

鄭伯奇

又是檢閱的時間。

大野司令官是日本帝國的代表軍人。別國的軍官，看見長江下游政局的變化，老早已經把武裝戒備的雄心消了。他們只是把服裝弄得整齊乾淨，向酒排，跳舞場去追求那些白俄的舞女的顧盼去了。只有這位大野司令官，不肯爲他的『大和魂』丟面子，依然很嚴肅地整頓他的三島健兒。好像自從東鄉元帥老了以後，『帝國海軍』的全責任都放在了他的雙肩，而現在他又實現了『黃海遠征』的雄夢。這的確是

歷史上的一個重大的事件。自從到了上海一直到現在，一刻兒，他都沒有忘過他的責任的重大。他很想把他的滿腔的熱血，全副灌輸給他所有的部下。所以他規定每個星期六必定要檢閱他的士兵，並且要給他們一番懇切的教訓。

今天又是星期六了。

早晨五點鐘以前，虹口公園的廣場，已經被着黃白色短衫大褲的陸戰隊兵士站滿了。大野司令官很鄭重地還了一個敬禮之後，照例叫開始了操演。受慣了軍國主義教育的兵士們，一個個都很精神煥發地依照命令去做自己的工作。變隊列的時候，三千多兵士的雄健的步武，簡直可以震醒尚在迷夢中的上海全市。但是看見這樣雄糾糾氣昂昂的威武氣象，大野司令官還覺得不能滿足。他總覺得兵士們近來沒有那種殺氣。就是衝鋒時候的殺聲，也都表現不出一些兒『野獸的』

力量。『野獸的』，這爲上戰場的兵士們是最必要的。畢竟大野司令官是久經戰場的，他看破了這一點，他覺得這不是隨便的一回事；他今天要特別鼓勵他們，誘發出他們這種野性。檢閱完了，照例把兵士集合起來，很熱心地，他作了一番訓話。

他的訓話最多不過三十分鐘。他反覆地說這回責任的重大，他說怎麼應該維持東亞的霸權，他說要如何擴張勢力來保存三大強國的體面。他說應該怎樣使『支那人』曉得帝國的威風，他最後又說應該怎樣振作精神準備太平洋大戰。這都是他每回訓話的老套。不過今回他的口調特別熱烈，『帝國的榮光』這句常講的話，今天竟然連發了四五十次。

兵士們看見他今天熱烈的態度，起初很熱心在聽他，後來見他總是那一套話，漸漸不緊張了。站在後邊的山下次郎，簡直只在追想着

芳枝姑娘的那副可愛的印象。

二

一九二六年的中國，這是全世界的一個絕大的炸彈。受了從鴉片戰爭以來，差不多將滿百年的資本帝國主義的榨壓，又經了一九二四年以來精密周到的調製，這個炸彈藏着絕大的爆發力。從香港一直到漢口，從萬縣一直到上海，民衆這個炸藥的力量，把帝國主義的那些惡魔，都震動的發生了空前未有的恐怖。印度，高麗，波斯，阿富汗，乃至阿非利加那些久被榨壓的民衆，都受了這個炸彈的傳播。就是帝國主義的脚下壓伏着的工銀奴隸，也都想趁着這爆發的震動，扭斷他們手足上的鐵索。這個亞東大陸的炸彈，要使全世界發出了熊熊的巨火！

狂犬一般地，帝國主義者這些魔王，發出了最後的絕叫：

『派兵！派兵！派兵！派兵到『支那』大陸去！軍艦，飛機，潛水艇，長鎗，大砲，機關鎗，迫擊砲，湯克，鐵甲車，毒瓦斯，綠氣砲！集合，出發，殺，殺，殺，殺他媽的個寸草不留！』

就是在這樣喧囂的狂吠聲中，山下次郎，機械一般地，被軍艦撥到上海來。

三

這是南京事件發生以後，M軍艦立刻被派遣到上海來的。

『南京事件，這是日本帝國開關以來的奇恥大辱！帝國領事館被焚！僑民被掠奪！婦女子被剝脫衣服！南軍的不法行動！……』

在日本國內受了資本家政府這樣惡辣的宣傳的山下次郎，滿胸腔

填着國民的義憤。不，就不受這樣宣傳，歷經了小學，中學，青年團這種種機關訓練過的他，當然是一個愛國男兒。——到上海，先叫那些污濁的『支那人，』嘗嘗帝國軍人的堂堂威風的滋味！

船一進了吳淞口，大家都叫天空嗚嗚的聲響驚動了；甲板上站滿了短衣大褲的兵士。

——是飛行機呀！

——啊！飛行機！飛行機！

大家都小孩子一般，爭先恐後地嚷着在看。

——是那一個的飛行機呢？一個人在問了。

——是『支那』的麼？

——吃！『支那』還有飛行機？

——『支那』若有飛行機敢飛來，我們得豫備高射砲去歡迎牠

了。

——這話蠻有趣。哈哈哈哈哈！

——阿哈哈哈哈哈！

——啊呀！那是帝國的飛行機！一個人在注意了。

——怎麼見得呢？

——那不是日章的記號；在兩翼上。

——獸子！小隊長看着說了。兩翼上的記號，那一國的都是——
樣。那是英國的，你看艇身上畫的有英國國旗。

——怎麼不見日本的飛機呢。山下忍不住問了一句。

——那不是麼，你們瞧。

順着小隊長手指所指的地方看去，果然三台飛機并排飛翔着。

——萬歲！大日本帝國萬歲！

——萬歲！

——萬歲！

也不知道誰發起的，大家都很高興地歡呼萬歲了。

船將近楊樹浦的時候，大家又發現了一隻有五層樓台的灰色的巨艦。才不過是二年志願兵的山下，不禁又發生了疑問：

——那隻船有『長門』大麼？

——胡說！長門比那個大得多呢。站在他旁邊的田中，含笑叱着他。

——那是 Yankoo 的軍艦麼？山下又問了。

——山下！伍長聽了，給他一個注意。你難道瞎了眼，看不出那是那一國的國旗麼？

——伍長！山下看清楚了，那是英國的國旗。說畢，他恭恭敬敬

地行了一個敬禮。

大家嗤嗤地笑了。

三井碼頭旁邊停泊的日本軍艦也滿站着白衣黑領帶的兵士，在歡迎這緩緩進港的姊妹艦。

——那不是『榛』？

——是的！

——啊，『榛』的兄弟萬歲！

——萬歲！

在這裏，隔着黃浦江兩艦又交換萬歲的歡呼。山下的胸腔，這時候，添了許多說不出的快感。好像是拿破崙將入羅馬的一樣滿足；又好像哥倫布將登美洲大陸的一樣歡喜。

就在這時候，船靠了S. M. R. 碼頭。山下所屬的S水兵團陸戰

隊就在此上岸了。

雖然目不邪視地在隊伍中走着，山下不住地留意上海街市的景况。最使他奇怪的，上海街市是很繁華熱鬧，全不像戰爭的樣子。電車還在走着，汽車，人力車也走着，兩旁的店舖都在開着。而且街路上還排列着許多的着長袍短衫的支那人，很好奇似的，在看自己們行列的經過。這些無神經似的面孔，敢和自己打仗麼？真真是奇奇怪怪的！

正這樣想着，他們已經走到了一座高大的紅磚造的洋房面前。

——立定。分成兩排進去。這是我們的營房。小隊長下了這樣的命令。

山下看見門口懸着兩面日章旗，門旁的木牌上寫着：

『日本人俱樂部』

四

十五分鐘以後，S水兵團全部人員，在小隊長的指揮之下，集會於虹口公園的廣場上。

三輛汽車飛馳過來，到了離隊伍不遠的地方停止了。由前面一輛汽車走出來一位瘦小而精悍的老軍官，接着別的四五位軍官都緊緊跟隨住他走來。這位瘦小的軍官，山下只看見他的金色燦爛的軍服便知道他是一位少將。

——大野司令官麼？

果然不錯，隊長喊了口令：

——立正！舉槍！

山下看那老將軍很輕快地，然而很嚴肅地還了敬禮。在他的Kaiser式的鬍子的尖端，浮着一點微笑。

——稍息！

喊了口令之後，小隊長急忙跑到司令官的面前，很恭敬地立正，撇了指揮刀。司令官含着微笑還了敬禮。

很簡單地做了報告，小隊長又跑回隊伍面前：

——立正！現在大日本帝國上海駐在海軍司令官大野少將大人對大家有訓話。大家注意敬聽！

山下很緊張地去看，只見那位大野司令官不急不緩地走到隊伍前面，用炯炯的目光把全隊伍自左至右看了一遍，才緩緩地開了口：

——諸君！帝國的海上健兒諸君！諸君是走了很長的路程：才下船的，當然是非常疲勞。對於諸君的勞苦，我在這裏表示感謝。但是，諸君！海上健兒的諸君！這點風波當然是不在意下的。諸君的勞苦和大日本帝國所受的危險比較起來，這也當然是不足掛齒的。諸君

要曉得，咱們大日本帝國的榮光，眼看着一天一天下墜了！就譬如這次的南京事件，大家當然都是曉得，試問兩三年前『支那人』敢這樣做嗎？……

說到這裏，大野司令官把左手放在腰間，把右手的拳頭揚起來打下去，好像氣憤不過，恨不得立刻打死幾個支那人才可以洩洩憤氣似的。大家都像受了電氣的傳播，起了興奮。山下更覺得渾身的血液都像沸騰起來了一樣。

——這都由於帝國太和平了，太寬大了，反來招『支那人』的輕視。現在得寸進尺的『支那人』，竟然在南京那樣欺侮我們帝國和帝國的臣民。并且什麼革命軍到了以後，聽說連租界都要奪回去，這還成話麼？諸君！我們發誓要爭回帝國的榮光。我們經過日清戰爭，日俄戰爭，世界大戰，我們帝國的榮光是許多勇敢忠誠的戰士的血換來

的。我們能讓她平白地消滅嗎？爭回帝國的榮光，這是諸君這回來這裏的重大的責任。

說到這裏，大野司令官的蒼枯的老臉添了紫紅的血色，全隊的兵士都像中了電氣一樣。

——謝謝，司令官！山下明白了！我也發誓要奪回帝國的榮光。

山下正在心裏這樣想，只見大野司令官接着講：

——今天大家才到就要出防，當然很忙，我也不再講了。大家明白了嗎？

——明白了，司令官大人！

像雷轟一般，大家答應了。

——明白了就好。今天我也沒有別的話。大家要牢牢記念着帝國的榮光。完了。

——立正！小隊長趕緊上前喊了口令。大野司令官還了禮，就坐汽車去了。

大家回到日本人俱樂部去。

五

山下第一次的警備崗位是虹口的狄思威路和華界交界的地點。在那裏，他第一次才看見沙囊鐵柵等等防禦的設備。他和井上——這是一個老兵——兩個，把守着用鐵柵隔成的一個孔道。不用說，他們都是全副武裝，就是刺刀也都放在槍口上的。這時候，他也第一次起了一種上了戰場的殺氣，他覺得渾身的血液都被敵愾心燃燒得到了沸騰。假使有一塊鏡子在面前，他可以看得出自己的兩隻眼睛都是充血的。

——喂！山下！當心着！這裏是上『支那街』去的日子，要緊得

很。要是讓一個革命黨鬼渾進來，那是了不得的。

他聽着站在對面的井上，多少帶了點興奮的口調，對他這樣吩咐。

——是的！曉得了，井上氏。

他很恭敬地回答了。在他看來，井上是比自己高出幾倍的人。

井上不僅是年紀比自己大，是將滿期的老兵；並且還很有經驗，前年張作霖和馮玉祥打仗的時候，曾經派到天津去過的。所以，對於支那這方面來講，井上也是自己的老前輩。

——是的，井上氏，你的話不錯。剛才排長也說過，革命黨會衝進租界的。你們都是『支那通』當然曉得的。我還是第一次，什麼都請指教吧。

山下由不得很客氣的對井上這樣講。

——這是不用多說的。你要是不大懂規矩，看見我怎樣做，你便

照樣做去就對了。

井上拿着老前輩的口吻回答了他。

對面一輛汽車由華界飛駛過來了。

——站住！

井上大聲喝喊，把槍尖放前伸下。

——站住！

鸚鵡一般，山下也這樣喊了。他也把槍尖放前伸下，與井上的槍恰做成了一個八字。汽車很馴順地停馳了。

——跑出來，蠢東西。讓老爺們來檢查吧！

井上講的日本話，汽車裏的人當然不會懂的。但是奇怪，車門開處，一個儀表堂皇，着中國服的中年紳士，跳下車來。必恭必敬地站在一旁。山下正在詫異，只聽井上大聲吩咐他：

——喂！山下君，你去檢查檢查看有什麼東西？

山下很敏捷地，然而很鄭重地，提着槍，走到汽車旁邊。他看見車內只放着一個大皮箱和兩個手提箱；他順便提起來試了一試，覺得都不很重。

——沒有什麼。

那中年紳士，聽了這話，不知怎麼了解他的意思，好像遇了赦一般，很急忙地將要跳上車去。

這蠢東西！站住！

經了井上這樣一喝，好像遇着雷鳴，那位紳士，悚然一驚，又規規矩矩站着了。

——把箱子打開！混帳！

這回，那位『支那』紳士却真不懂井上的日本話了。眼睛骨碌骨

礙睜得很大，懾手懾腳地只在站着呆望。

——叫你開箱子，你只在望什麼？真混帳的畜生！

說着，井上用腳將箱子踢了幾下。好容易，我們的紳士才明白了意思，趕緊從腰包裏掏出了一大把鑰匙。皮箱打開了，山下看見那隻大箱放了許多衣服。兩隻手提箱却只裝滿了紙包紙本之類，他正在莫明其妙，只見井上用刺刀將箱內亂翻。箱內沒有什麼手槍炸彈等違禁之物，不過山下才明白了紙包紙本元來都是股票，帳簿，寶石，珍珠，項圈等寶貴東西。看完了箱子，井上將手在那位紳士身上亂揣亂摸。紳士呢，比俘虜還沒有抵抗，不，滿臉堆着強做的媚笑，高舉着兩手，讓井上去搜。在腰身邊，井上忽然抓住了一塊硬硬碎碎的東西：

——什麼？拿出來！

井上用刺刀在紳士的面孔上亂晃。

——不會是手槍麼？

山下心裏正在詫異着，只見那紳士倉皇失措地從腰間取出一個紙包，恭恭敬敬地，打開來，兩手捧着，讓井上看。井上忽然笑起來了：原來紙包內面的一個黑漆小盒，滿放着黝黑的膠汁。

——去吧！滾蛋！

那紳士還在咕咕噥噥講好話，汽車夫做了手勢，他才上車去了。

——剛才那是什麼東西？井上氏！

汽車去後，山下才提出了他的疑問。

——什麼？你不曉得麼？那就是『支那』的名產，鴉片煙！

——啊啊，那是鴉片煙，你怎麼曉得？

——我嗎？前年在天津早見過了。

——可惜！可惜！我方才也應該見識見識，要是早知道是鴉片

煙。

——你怕不能見麼！在上海這可多着呢！

說着，井上笑了，山下也跟着笑了。方才那種肅殺的氣象，經了這個喜劇，有點融和下來了。但是立正的姿勢，使他們始終緊張。狄思威路又是交通要道，來來往往的人，時時刻刻是有的。出去的倒不管的，由華界來的，無論汽車，馬車，黃包車，小車，步行的人，他們都得檢查。山下起初不大得法，經了井上幾次教訓，他也很熟練了。井上告訴他：

——這些『支那人』，你不要客氣。管他是男是女，是紳士是平民，咱們都得嚴密檢查。就是年青女子的身上，也得摸摸的。橫豎把他們不要當人！

這樣老前輩的經驗，山下當然接收了。本來充滿敵愾心的他，看

見來來往往的那些『支那人』，心裏老早不高興的他，經了井上這樣煽動，他也更加猶猛可畏了。他覺得這應該是這樣。他又想起大野司令官的話是不錯。帝國的榮光就在自己的八面威風上。譬如井上對於來往的車夫或行人常常用腳踢，或是用刺刀亂刺，這在他起初還有點看不慣！但是一想到大野司令官的訓話，一想到『帝國的榮光』五個字，他也振起雄心，照樣地做起來。

大約是四五點的時候，有五六輛黃包車飛也似地跑過來了。最後一輛車上坐着一個年青的日本婦人。

——警備區域外的『支那街』怎麼會有日本女子呢？

正在這樣想着，最前面的一輛車已經沖破了警備線而要通過孔道。一看見這情形，山下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倒向上流，頭腦好像被沸湧着的血液充漲了。

——站住！你這該死的東西向那裏跑？！

山下禁不得大聲喝喊。

——打死這混帳王八！

聽了井上這句話，好像受了催眠術一樣；山下的刺刀已經向車箱亂戳。車上的人嚇得面如土色，渾身只在亂抖。車夫趕緊退後開倒車，井上順便踢了一腳，車夫一失腳，這輛車和後邊來的車衝突。正在混亂得不得開交，最後日本女子坐的那輛車也趕到了。她還不過是十七八歲的姑娘。她的卵形面孔却很顯得蒼白。女優髻的頭，花模樣的衣裳，淡紅色的腰帶，薄絹的日傘：這些都證明她是一個時髦女子。山下由不得看了幾眼。

——這倒底是誰呢？面孔有點怪熟識似的。

正這麼想着，他怕井上看出意思，他便向井上看去，只見井上很

恭敬地行了一個立正禮。很狼狽地，山下也向那女子立正了。她向他們兩個各點了一個頭。

——滾開些，滾開些！趕緊把路讓開呀！

井上特別獻了殷勤。山下莫明其妙地把當路的車輛亂推亂踢，硬湊出一條路來。她微微向他們一笑，車子便飛跑去。

山下好像比以前快活了幾十倍。他覺得自己很有威武的樣子。但是奇怪，他檢查那幾輛車，自己也覺得不大細心。

——方才那個女子，你看清楚了沒有？

等車子走遠了，井上帶笑着這樣問。山下恐怕井上看破方才自己的情形，覺得臉上有點發熱。沒法子，他只得含糊答應道：

——啊啊。

——你不認識她麼？你是才到這裏，這也難怪。

——誰呢？

——她是 *Cafe Sakina* 的芳枝姑娘呀！

——你認識她麼？

——我當然認識她。我在她的珈琲店門口站過警備崗的。

——啊啊。

——她的店裏姑娘們很多，有菊子，有秋子，有八重子。美人可不少哩。井上很得意地在講；山下却默默地暗想，自己什麼時候也能夠到那裏去守衛，再見見這位似曾相識的年青姑娘。

六

四月十二日的拂曉，忽然聽着中國街的槍聲嗶叭嗶叭地連續着響，山下正自興奮地在推想：

——怕是革命黨要攻進租界來了。

——再看看他的同伴也都正在紛紛議論：

——那確實是火車站那邊的槍聲。

——他們敢向這裏進攻麼？

——或者是英國人和革命軍打起來了？

——也許是兵變了，自己打自己呢？

正在大家驚疑不定的時候，出發的命令下來了。除過一排守營底外，其餘各隊都各自分向虹口方面租界和華界交界地點出防。山下和十幾個人是守虬江路口的，都裝好槍彈，上好刺刀，專等華界的革命軍衝進來。但是等到十一二點鐘，還沒有什麼攻擊的形象，各隊便各分一半先回去吃飯休息，準備下次出防去了。

山下回到『日本人俱樂部』，看見各隊都陸續轉回來，大家便不

期而然的，談到今天出防的事情，有的說什麼都沒有遇到，有的說飛來的流彈不少，有的說看見許多人提着包袱亂跑，只有東寶興路去出防的兵士們，說他們確實看見許多工人向租界上沖，便開槍打，那些工人退回去，遇着後面的槍擊，又跑向前來，分向各小巷跑去了，看見那徒手奔走的樣子好像很狼狽的，聽了這話，大家更加莫明其所以然；但是做了半天警備工作的他們，誰也沒有精神去再談論這些問題了。

下午，華界的擾亂漸漸平靜下去了。偶然有點槍聲，也不過像小孩玩花炮一樣，祇是兩三響便熄下去了。租界上的警備比較放鬆下來。各交界街口的防兵也比較減少了。不當值的兵士們，三三五五的出街去了。山下同着兩三個朋友上北四川路的一家日本書店去。

——你想研究『支那』麼？『支那』，你們背着槍帶着刀的人再

也研究不明白的。你先去了你的武裝，赤裸裸地在上海受幾年苦，把軍隊裏受的那種教育洗乾淨了，再來研究吧。

有一天，他在那書店問關於『支那問題』的書，那書店老板當着大衆，給了他這樣教訓。他很生氣這日本人的不尊重軍人，但是看了那副寬厚的態度，和親切的微笑，他覺得也許這話是有道理的，只少這個日本人是個與衆不同的『支那通』。以後，他還去過一兩次，他看見他的官長都在那個怪日本人面前請教。所以，他想今天的這槍聲，或者這位先生也許曉得。

——你們好了，不久也許可以回日本去了。

那老板見了他們，先堆着微笑這樣說。

——爲什麼？

——今天不是正在放槍鬧事麼？

他們不明白，三言兩語地問着。

——正因為今天放槍，所以你們可以回去了。

那老板先這樣答覆了一句，然後緩緩告訴他們：

——上海的工人太利害，總想衝進租界和外國的軍隊警察衝突。

他們想用漢口的方法奪回上海的租界。上海的軍事當局不知爲什麼很討厭他們。今天放槍，就是軍事當局解決他們。你們的敵人已經有人爲你們除去了。你們不是可以很快活地回日本去了麼？

聽了這話，他們大家，都眼睛張着，有點莫明其妙。但是他們想想也不錯，因為在東寶興路口，有人看見工人狼狽的情況。

——真的麼？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麼？

這樣說着，他們覺得心裏非常輕快，但是同時又覺得微微有點失

望。

回到俱樂部，門口貼着總司令官的告示，果然說明此次華界事變是解決工會，與帝國無干。

緊張後的心情是非常弛緩。大家都想到暫別的日本風光和家中父母。也有幾個人躺在床上，唱起日本的俗謠來了。

上燈的時候，山下跟着隊伍，到他所心愛的芳枝姑娘的門口去站崗。

七

自從那天開北鎗聲之後，上海的局面大大地起了變化。租界的戒備比以前放鬆了許多。和華界連接的街口，有不少的地方，已經撤去了鐵柵沙包。並且，還有些地方，中國兵和外國兵並立着警備。昨天

還抱着敵愾心的這些兵士們，今天已經像忘了前事一樣，交換着各不相懂的言語來互相談話。交通逐漸恢復原狀了。從前九點鐘以後便斷絕交通的戒嚴令撤廢了。一般行人在十二點鐘以後固然要受限制，但是各國駐在的軍人儘可以終夜縱橫道路。飯館，酒排，跳舞場，咖啡店都被這各色軍人充滿了。譬如山下常常警衛那 *Café Sakura* 內面，美的軍人是出入不斷地，只是『大和魂』的大野司令官，在繼續着『帝國的榮光』一類的訓話。

也不知什麼道理，近來山下到 *Café Sakura* 門口警衛的時候偏多。不用講，他和芳枝姑娘見面的機會也就多了。因為對於戰爭的緊張心緒壓迫了許久的這種情感，現在加速度地增高起來。元來不過覺得她的面龐體裁，有點投合自己的嗜好，因而對於她抱着一種好感；現在他覺得自己的感情起了變化。也許還說不上愛她，至少他很可憐她。

他可憐她的境遇；他可憐她的生活。他覺得她那蒼白的面頰是可憐的。她在這紅塵受了苦難的象徵。她的一舉一動，他看去都起一種可憐的感想。尤其是夜間，由門口傳出的，她對於客人的那種殷勤的言語和柔脆的笑聲，使他的心裏可憐得怪不自在。

——笑話！我愛她麼？

山下想到這裏，心裏微笑着，輕搖着頭，否定了。但是事實不然，不到 Cafe Sakura 警備的時候，他心裏怪覺得寂寞。

但是她呢？她是一個摸捉不定的啞謎。也許她并不知他的心情，因為他並沒有對她表示過。這不是他害羞，他並不是什麼童男。不過在她的面前，他總覺得有點興奮。也許『二年兵』這個頭銜害得他能很自由地和她接近。也許因為同伴的妨礙，他不敢和她暢快而又甜蜜地談心。總而言之，在她的面前，他那種硬直態度和拘束的神

情，他自己都覺得很可恥笑的。但是她呢？關於這一點，她倒沒有什麼。她遇着他，總是含着微笑，殷勤地招呼。有時候她也和她的同伴出來到門外遊戲，或和守衛的他們談話。

——天氣漸漸熱起來了；你們不是很累麼？
或是，

——你們來的時候，櫻花開了麼？我已經有兩年沒有看見過日本的櫻花了。

尤其是：

——山下先生，昨天你在××里弄口守衛的時候，我看見你了。
你在摸一個『支那』女子的奶頭。

啊！那時候，她那種半真半假，似誠實又似玩笑的態度使山下感覺着不可言說的愉快。啊！她那惶忪的眼睛，她那微動的口唇，她那

婀娜的姿勢！山下恨不得丟下了槍，用兩手緊緊抱着她那纖細的身體，急急地告訴她：

——我沒有摸什麼『支那』女子的奶頭，我是檢查她的身體。我并不頑皮。我要是摸，我也只摸你的這副小奶頭。

對面還站着別個守衛，山下當然沒有丟下槍去摸她的奶頭。不過經這種談話之後，山下必定要經很長久的興奮。他也曉得，她這樣只是『愛嬌』，並沒有什麼愛情。然而自己對於她的愛情，很明顯地，是增高愛情的程度了。

雖然沒有直接向她問過，但是很細心地，各方面探來的結果，他明白了她的身世。她是『松江（Matsue）』生長的，因為家貧，很小的時候，就被她的父母把她賣給一家唱『出雲節（Itsumo-no-ushi）』戲的。也不曉得周游了幾次日本全國，到十七歲，和同班的人來到上

海。她老早就受不住虐待，到上海後，她便乘機逃走出來。因為礙於國際體面，領事館總算還保護她。後來有個日本紳士很仗義地收養了她。但是那紳士對她的態度，使她忍受不住，又逃出來到了一家咖啡店。紳士看見這樣，索性要了幾百塊錢，把她讓給咖啡店去了。不過十八九歲的一個弱女子，她身上已經負了不少的債。這是她最大的危險。

——怪可憐的！她將來怎麼了局？

山下自從完全明白了她的身世，對於她的熱情越發增加了。他常常替她擔心，他常常想到她的將來。

——若是自己能夠和她結婚，這也未始不是一個很好的收場。

他終至於這樣想了。他因而又想到他們——他和她——的將來，指想遠遠在前面浮動着的幸福。

他的心裏全被她佔領了。大野司令官的訓話，帝國的榮光，都敵不住他對她隱隱的愛情。最後大野司令官訓話的時候，他站在隊伍中，只描想着芳枝姑娘那副可愛的印象。

八

好夢畢竟易破呀！

這是五月間一天晚上的事。

山下到Cafe Sakura守衛的時候已經深夜十二點鐘了。咖啡店內面，電燈照得同白晝一樣地輝煌。店中男女的話聲笑聲，是非常喧鬧的。酒香和煙香融和成一種特別氣體，從門內流出來。

——今天夜裏這樣熱鬧！不錯，明天是禮拜呀。

一點鐘後，軍服軍帽的西洋軍官吃的醉醺醺地一個又一個慢慢地

走出來。

—— Riksha very cheap, Sir!

寂靜的街上，只有上海的人力車夫，用着洋涇浜英語在招攬這批外國顧客，山下也禁不住有點想笑。

一陣忽聽着一對男女且談且笑着走出來了。山下轉過首去望，只見這店裏的八重子同一個英國軍官手拉手走來。八重子用着半通不通的英語問那軍官，大約有點怕羞吧，說話的聲音低得聽不清楚。那軍官却帶着醉，高聲答道：

—— yes, I will go to your home, musume san.

這 Musume san (姑娘的意思) 三個字刺得山下耳邊有點發燒。

—— 哼！這一對狗男女的買賣成功了。好一個 Musume san!

他老早就聽着自從各國出兵以來，上海方面這種日本女子非常發

達。手腕好的每月可得上千塊錢的收入。神戶，長崎方面專來上海趕這種生意的女子也不少。但是他全沒有想到他心愛的芳枝姑娘所在的這座咖啡店也幹這種營生。

——怕是八重子一個人幹這沒臉的事吧。
他心中這樣辯解。

然而事實不然。不一會兒又有一對男女出來了。這回是年長的秋子。山下有點緊張起來了。

——她不會吧？芳枝總不會這樣吧？
接着一陣皮鞋拓拓的聲響。

——立正！

忽然對面的衛兵喊了口令。原來是幾個日本軍官出來了。但是，他們只舉了手，不敢用目光正視這兩旁的衛兵。不用說，山下也覺得

不好意思去看他們的面孔。

接着又有幾對男女出來了。山下提心吊膽地不敢去望。

——這回一定有她在裏邊。咳咳！

但是從他面前走過並沒有芳枝，咖啡店內面也靜悄下去了。二十多分鐘再沒有人出來。

——畢竟她不會的啊，可憐的芳枝姑娘，我要感謝你。

但是他又想：

——也許她沒有來。我今晚還沒有見她的面呀。

終於決定了：

——不管她來不來，她總不會幹這樣事的。我不應該疑惑她，我不應該疑惑她！

然而事實不然。最後的光景出現了。兩點鐘響了的時候，從裏邊

走出來了兩個人。也許可以說是一個人：因為那纖小的女子，已經被雄偉的男子用膀臂遮掩得看不見了。是芳枝，這回一分一厘都不錯的，是芳枝。

——啊，芳枝？你也是這樣麼？啾！畜生！不要臉的東西！……
• 咳咳！什麼都完了，完了！

一個兩頰醉紅的英國軍官，用他的粗大的右臂，挾住芳枝的纖小怯弱的身體，一步一步踉蹌地走出來。怕是山下的心理作用吧，他覺得她的兩眼明光光地浮着眼淚。當然她不好意思抬頭，但是走遠了幾步她確實回頭望過一次。

——先生們，請你們原諒我吧，我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弱女子，除了賣肉不能夠生活下去的。咳！山下先生，你別罵我，我也怪可憐呢！今夜裏，我要被這肥豬蹂躪了！

山下覺得她那目光，那眼淚是這樣告訴他，哀求他。他覺得自暴自棄的心情上了胸頭。憤怒和失望使他的頭腦發熱。他恨不得舉起槍來打死了那肥大的英國軍官，他又想連芳枝也打死，索性自己也就自殺了。他覺得兩手發抖，他舉目望去，只見兩部黃包車把這一對男女又飛也似的拖跑了。

九

一直到了次日早晨六點鐘，山下才撤了崗。

因為前夜裏興奮了一夜，回到俱樂部後他覺得非常疲倦，渾身的關節，他覺得都在發痛。卸了武裝，脫了軍服，他鑽進毛毯內面。外邊日光已經朗朗在照着，街上的車聲人聲喧鬧耳，他硬閉合眼睛睡了一陣，總睡不着。翻轉了兩次身，更覺得頭腦非常清楚。昨夜的事

情，一件一件都從新映了一遍。身體痛得要死，頭腦像在被火燃燒着一般興奮。同房的兩三個都入睡鄉了，不知是誰發出的鼾聲，更使他心中煩燥。口中咕噥了幾句，蹬開毛毯，他翻身起來了。穿好了衣服，吸了兩根紙煙，他大踏步走出門去了。

不知亂跑了幾十分鐘之後，他又來到了 Cafe Sakura 的門前。守衛的兵看見了他好像很詫異的。

——吃！我簡直發瘋了！

他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他在左近轉了兩個圈子，不知不覺又跑轉來了。他看看表，已經是九點鐘了。咖啡店還是靜悄悄的，閉着大門，除了門口兩個衛兵，連一個人影兒都找不出。

——我真蠢！她不是住在『支那街』嗎？

他忽然又想起他最初在狄思威路看見芳枝的那一天。一個純潔的

新鮮的印象又在他頭腦中閃過。他把這幾個禮拜的經過又從頭追想了一番。昨夜那不堪入目的景况又使他難受得心口發痛。這樣想來想去，他又回到俱樂部來了。

偏湊巧，這天下午，他又被派到 *Cafe Sakura* 去警備。他到崗的時候，已經是三點鐘了，還只有幾個中國用人在打掃室內。到了四點鐘左右，才有一兩個侍女坐車來了。第一個先到的就是芳枝。他覺得心臟好像被什麼很重的東西壓下去了一截的樣子。芳枝也似乎有點難為情，她只向他們點了頭便匆匆跑進去了。依然梳的女優髻，今天却穿着一件箭形花樣的紫色夾衣。舉動，姿態依然是昨天以前的芳枝。也許是心理作用，山下總覺得她今天特別有一副疲倦憔悴的模樣。

他再不願追想昨夜的那不快的事情來自尋煩惱，他想盡方法去想別的事情，但是不知不覺他又想到芳枝身上去了。每天這樣時候，她

一定會到門外來找自己談閑話的；今天，這是沒有希望了，他由不得向門內去聽。

——不來也罷！橫豎這些是用錢買得來的。

雖然這樣自己告訴了自己，但是心裏總覺得非常失望。他又想自己太獸，她從前不是唱「出雲節」戲麼，那又有什麼講究？老早怕都不是處女了，還值得去想。有時候他簡直想像她昨夜淫猥的情景，他不禁身上打了一個寒噤。

別個侍女也都陸續來了。但是每來一個，就使他想起昨夜那不快的事情，因而聯想到芳枝昨夜的情形。

這樣痛苦的時間終於過了。六點鐘，他就換班回去了。他覺得今夜特別寂寞，而很想出去玩玩熱鬧，來解這煩悶。取下了佩刀，他一直上街去了。走了幾步，他又很想吃酒。

——去芳岐那裏麼？不，不！

自己搖了搖頭，信步走到一家日本人的酒家。這是小弄堂內的一座小房子，裏面只放着幾張棹橈。

——這裏倒還清靜。

他走進門，兩個梳銀杏頭臉上滿塗着白粉的女人就跑出來迎接：
——請進來。

稍微躊躇了一下，他便進了廳堂。元來早有一個四十歲左右短鬚黑面的日本紳士坐在那裏獨飲啤酒。

——你老爺要什麼酒？啤酒麼？日本酒麼？

那個比較年青點的白面孔的下女在問。

——日本酒，有些什麼酒？

——有澤之鶴，有旭鷹。

——沒有月桂冠麼？

——老爺，可沒有哩。

——好，那麼就給我澤之鶴吧。勁兒大的總好。

那下女用盤捧來一瓶熱酒，一個酒杯，一碟油煎花生豆。給他滿滿斟了一杯酒之後，她便坐在傍邊笑嘻嘻地和他搭話。

——老爺是S海兵團的麼？

——是的。

——老爺是住在俱樂部麼？

——是的。

——到這兒有幾個月了？

——曉得有幾個月了？我是第二批到的。

——今天天氣怪好，不冷不熱。

像這樣的話，下女講得滔滔不絕。

一會兒，走出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黑臉太婆，站到那紳士面前。看那樣子，曉得她是此地的老闆了。

——噯喲！鈴木老爺。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了。這兩天生意好麼？

只聽那老婆腹着聲講了。

——老婆婆，你好？這幾天生意還算托福。

——聽說你老爺現在做船上的買賣，是麼？

——不過隨便由船上少許帶一點兒。太多了海關上會露馬脚的。

——現在嗎啡的行情正好呢。

——我正是來托你，老婆婆你認得人多。我告訴你，你坐下談吧。

兩個人坐下咕嚕了個不清楚。山下曉得這位偷運嗎啡的紳士來同

這老婆婆商量生意的。自己心裏越發無聊，並且愈加煩躁，他因此便會了鈔回俱樂部去了。

時候還早，大家還都沒有回來。他一個人躺在床上，又想起昨夜的事情，不禁心中不快。他又想今夜不曉得芳枝又要陪誰去睡，他的心裏更覺得發痛。

——唉！芳枝這孩子真可憐！

想了一想，不由得流下了眼淚，這使他心裏平靜了一下。他忽然又想到那位紳士，他覺得天地間有這樣懸殊的事情。到底是那一個正當呢？當然芳枝是好的。就如秋子之類，雖然人品壞一點，畢竟都是出於萬不得已。他想這些人都是無罪的。他又追想到他在S港認識的那個娼妓——是的，她叫牡丹——她因為養活她的母親和小弟弟才墮落的，這也是個無辜的小羊。他又追想到他的最初的愛人，她也是為

家庭犧牲，同一個四十多歲的暴發戶結婚。就是因為這件事，他才決心當水兵來漫游海洋以自寬的。現在想來她也是沒有罪過。那麼這些人的墮落，犧牲，都應該歸咎於誰呢？他又回想到方才那位偷運嗎啡的紳士，他覺得這當然是一個罪人。自然他是個偷稅的賊，他因此又想到報上所載的富豪偷稅。他慢慢一步一步的想，他覺得他以前隨便讀過幾本社會主義的書，現在想起來，那些話全是對的。

——是的，一切罪惡都是由社會組織發生的，由私有財產發生的，由資本主義的政治發生的，要不是為私有財產，芳枝為什麼會墮落，文子（他的最初的愛人）為什麼作家庭犧牲，牡丹為什麼賣身為娼呢？這都是社會組織的罪惡。

他忽然又想到自己為什麼來上海。他便想到大野司令官所說的『帝國的榮光』。

——是的，我們是爲維持發揚『帝國的榮光』來的。但是究竟什麼是『帝國的榮光』呢？我現在警備着Oxford Street，我保護着芳枝等等讓英美的軍官去嫖，那是『帝國的榮光』麼？那麼『帝國的榮光』簡直是我的不榮光，是我的苦痛，是我的仇敵！在街上檢查『支那人』的行李，那算『帝國的榮光』麼？那算是無聊，那算是滑稽。保護那位偷運嗎啡的紳士是『帝國的榮光』麼？也許『帝國的榮光』就是要保護那些變相強盜的。那麼，呸！滾你的，什麼『帝國的榮光』。

想到這裏，他陡然覺得心地開爽了許多。他覺得今天才自己明白了，他覺得要是給芳枝把這道理講了，飽嘗了苦痛的她，一定是很能理解的。

想到這裏，他覺得確實有一道光明在眼前。他自己先高興起來

了。新的興奮又充滿了他的全身。

長 蛇

黃淺原

——另一中國人在軌道上的故事——

這是一九二一年底暮秋底事。

這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新聞。

S市的空氣靜息在異常的恐怖底低壓中。因為那時正當全市的數十萬工人舉行着 General Strike，所有的工廠都沒辦法地停頓了起來，在最高頂點上的煙囪也不像從前那樣猛烈地冒出白色的，灰白色的，或是黑色的火焰般的濃煙來。

因工潮而起的，恐怖底程度，是空前絕後的，現在的每個市民，

都潛有心中的隱憂和浮面上的沉悶。激昂地在活動着的，只有革命的前鋒工人階級。

漢成他們走過一所孤冷的市房，軌道的兩旁，人屋漸漸稀少起來，只落得一個荒涼的墳場和漫無邊際的黑暗。他們領着幾個路工偷兒般的不作一聲地向前走去，聽見的是雨點滴在葦草窸窣地低語和他們踏在軌道煤屑路上的細音。

他們沒有留心到自己的脚步，但已走到離N站六七里的荒場——在那裏，路軌的附近，沒有守路者，也沒有低矮的艸棚和來往的夜行人。地上長着沒藤的叢草。綿亙的樹林底陰影在暗夜看去正如起伏的坵崗。啊……『到了！』

各人擔心地向四周望了一會，跨過長草把背上的錘鑿和手提着的暗燈在樹下放了下來。軌道的前首亮着阻止火車前路微弱的紅燈。沿

着軌道的電報流通線如病吟呻着，容易促起淒清的哀怨。

『喂，小麻皮，我的衣裳滲透了』。阿洪淡淡地說了一句，走上去把背上的鐵丁字斧和鐵棍放在地上。他伸手去摸了一下路工小麻皮的衣服：

『像一隻落水狗呢！』

『誰都是這樣』。小麻皮將破舊的雨帽拉了下來：『他媽的！幹牠一個痛快！出出老子這口氣……』

週遭都顯得孤冷而可怕。對面站在軌道上的正是漢成。向着其他的幾個低聲細語，叻叻商議着。

『就這樣罷！好的，分做兩隊……』

陰影搖閃過幾次後，他們都向東去了。漢成走過了溼濕的邊路，穿着阻腳的草徑，到樹枝下，鞋子咕咕地抽響如蛙叫。又看見自己的

脚，兩手深藏在袴袋裏。阿洪和小麻皮看見他走近了時，那就暫時的靜寂了。

『喂，阿洪……』

『什麼！』他把手提燈用洋火點燃了，頓時放出青澹的光焰。他把腿擺動一下伸直身子，候着命令般的望着葉茂。

『知道了麼？你們掘去了後把牠橫在軌上。』

『保管你出軌——一定翻車！』

『……要在三個鐘點內，必須掘去！』

『一定！』

他們擎着暗燈，踏開幾步到泥路上忽然又回步過來：

『等一等：我的烟忘了……』他轉過頭去向漢成問：『你們呢？』

『我們……在那面埋炸藥去。』

『要把牠炸燬無遺』他彷彿火車已在樹陰的轉角駛過來。他拿了烟，但已潮濕了的，向火裏燃了一會。穿過土墩再經窪低的一條泥路到軌道上去。

＊

＊

＊

＊

他們各人都是匆忙的掘着路軌和魚板。轉鏢絲釘時候發出錚錚的金聲，因為沒有遇着什麼人，倒沒有使他們心神蕩搖，已不如先前的慌張，不安和驚悸……

絲雨仍是霏霏地降下來，沒有月亮和星，也沒有天空，沒有什麼東西，有的只是陰暗和黑漆了的樹陰和暗野。

漢成在這個時候回返到軌道上。溼透的衣服使他冷得怔抖，他覺得額角發燒而且昏痛，他的眼睛似爛醉時的閉成一條細線不能睜開。四肢僵冷得成直樹。但是他仍是竭力地把倦乏制止着勉強支撐着。

他已經有三天沒有睡了。

再是三個鐘點以後。

他們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祇等在樹下候火車的來到。他們頓時又熱鬧起來。

那時夜冷的空氣在四野奔馳，小雨也漸漸停了下來，空中起了風。浮濕的樹葉帶着雨滴落到他們的頭上來。四野幽靜，祇有單調的電報柱的呻吟，反添增了他們的沉寂。

『什麼時候？』

漢成掏出金表來：

『五點二十五分！』

『該是到來的時候了。』

＊

＊

＊

＊

『我們要炸碎了牠！』

『……對了！必得……炸死他！他這個狗東西！』

『再有一刻鐘！這一刻鐘！哈哈……他們……也叫他曉得曉得我們……工人的力量啊！』

＊

＊

＊

＊

夜色已經褪淡下去了。東邊的天角漸漸從灰黯而淡白。開闊的平野從地平線上微淡地升起薄光來。

破曉的辰光開始動蕩起來。

他們都已分配開在四圍的軌道埋伏着的了，等這列車來突破這個沉寂。

小麻皮等得不耐煩起來，輕輕地罵了一句：『這個小狗子，不要漏了風不來了。他在草叢中緩緩地抬起頭來，並且深深地吸收了一口冷風帶給他的朝氣，他怔了一下：

『不來了罷！』

漢成也在草堆裏伸出頭來對小麻皮裝了一個手勢：

『不要響！』

他又蹣手蹣足地伏下去了。

三分鐘過去了，還是沒有聽到火車過來的聲音。然而他們相信期待着的機會立刻就會到來。祇是等着，諦聽着，靜候着。

但是終於沒有聽到軌道發響。

——再等二分鐘。

錶針已經指在五點四十分上。他們這樣的自約着。

他，小麻皮，在那裏焦躁着。忽然草叢索索地曳動起來。他伏在泥上一動一伸移前向着軌道爬去。灰黑色的天空下濛濛地如蓋着重霧。

『看！像一隻大烏龜呢！』

突然的引起了一陣哈哈的狂笑。但是立刻又是寂然的了。

他爬到軌路邊，小心地向前後望了一下，又匍匐向前，如一具死屍伏在軌條上，

『你怎麼啦！』

『我在聽來了沒有？』

他把耳朵放在軌道上……

鐵軌哼哼地呻吟起來。

他迅快跳起身來，把手一揚：

『來了！』

那邊也應着一聲：

『來了！』

他沒入草徑裏去了。四際的荒野如死般的靜止，不再聽到一句低語。

遠遠的樹陰後吐出濃重的煤烟來。路軌呻吟也大了。隱隱可以聽見輪滾過鐵路的聲音……

接着聽見一聲：

『預備！』

各人拿出手槍或火藥線來。併氣地望着樹陰的轉角。

忽然一聲火車幽長的汽笛聲。

樹後的烟頭愈加濃黑了，輪齒的摩擦和機車軋軋的奔動聲音漸漸

地嘈雜起來。路軌前端的紅燈已換了綠色，各掛在樹頂，外洋旗的旗板也倒懸着成四十五度了。

這表示前首沒有危險的警告。

車輪與鐵軌更響亮的叫吼起來，從樹後送來。不久，先來了一道直射的白光，接着立刻由兩岸濃黑的樹陰中間放一個奪目的車燈來。

軋！軋！軋！軋！……一條黑色的長蛇似的近來了。

漢成掏出表來！

『六點少五分！』

他們等着命令——急切地守候着。

＊

＊

＊

＊

『放！』

四五條蛇舌的火線燃着，頃刻鑽入埋在軌道的竹管裏去了……

『萬歲！』

『萬歲！萬歲！』

……火車如飛奔近來了……

轟！

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

又如海口決堤的一陣洪濤聲。

＊

＊

＊

＊

接着起了劇烈的槍聲。

砰！……砰！砰！！……！！……

天色破曉了。在紅色的太陽光底下，一條長蛇炸死在那寂寞的，
破棄的鐵軌上面。

某月某日的那一天

祝秀俠

李理幾幾乎給昨夜的一團夢弄得昏昏然！直使他今早醒來還幾次要闔上眼。這些夢，全是十分「美」，如擰着女人雪白的大腿，和菲羅硬要他親嘴之類；不由得心頭湧出一陣歡暢來！

他現在揩過臉，打好領結，竟有點茫然起來了！就連今天學校爲什麼放假也差不多想不起。幸虧他一眼瞧及那桌子上放着昨夜所寫的標語，小旗，才有點恍然！於是他隨即把那些「大腿」「响嘴」之類一起趕走，連忙去擦那雙膠底黑皮鞋。

一抬頭，日歷上「六月廿三」幾個紅色字就對他瞪起眼。

『唔！好一個沉痛的紀念日子！』

李理是向來被別人稱爲努力黨務的，有什麼會，什麼紀念，他都得參加。現在是學校裏區黨部的一位宣傳委員。

李理一壁擦皮鞋，一壁想，『唔，遊行呢！還得演一回說！』

『其實風頭也就出够了，真是奈何不得！』他擦完皮鞋，便去梳頭髮。忽然，使他關心及一件極重大的事。他想：

『密司楊弗曉得去不去？她的「小腳肚」就夠迷死人了！哼，聽說……』

『聽說老馮進攻她！休想下手，憑我這門「風頭」……』他這時正在一手揉開西蒙密，輕輕鬆鬆的拍到臉上去。又把倒在桌上的鏡子站起來，對準自己的尊容。『而且，臉龐兒也還不壞，看哪！這不算一個美少年嗎？』

他略略把頭一偏，又露出一排剛擦得雪白爽潔的牙齒，左邊儼然

有一隻黃色「金牙」在放射着光芒！於是他差不多到了滿意了，但當他稍爲仰起下巴瞧着之時，又使他有些抱恨。

『就是這點瑕疵，唉唉，終天之恨，假如沒有？……』他首先想到那躺在墳墓裏的祖母。使他極爲憤恨！以爲她太不留意孫兒了！竟讓一個三歲的小孩爬到桌上，一不小心，就將他跌下，磕破了下巴。致令他現在永遠留下這一道不滅的剝痕，變成「美中不足」！

於是他立刻把鏡推開，吁了一口憤氣。

他掏出袋錶一看，快要十一點了。枱的一聲房門開後，廚房就送進飯菜來。菜，照舊是自菜炒肉，或粉條腰子。一碗湯。李理成爲習慣地瞧着搖搖頭，但終於吃了一碗又一碗。

他正在吃得差不多可以的時候，老張的腦袋便閃進來。他的臉色微微紅。

『李同志。快要開會了。吃完就得來！』老張像一個搬窩的老鴉似的，說完便要拔腳走。

『喂喂！時候還早哩！不必忙。』

『還有演講大綱未拿去，會堂未佈置好呢！那些懶骨頭的傢伙非督率他們不行！』

『慢着。我問你，女同學都來了嗎？』李理嘴裏含着一口飯。

『都來了，密司俞，密司古，還有密司楊！』

李理於是殊爲高興了！忙將碗裏的幾口飯併作一口。把筷子向桌上一放，說：『好！我就去。』

『我先拿這些小旗去罷。你還須穿鞋子。』老張把桌上的標語小旗匆匆挾了走。

李理穿好皮鞋，揩一揩嘴，又照了一回鏡，就英氣勃勃的到學校

去了。

今天遊行，是先在學校開會，然後列隊到東郊場去參加大會，參加之後，則各人分成小組去演講。每人一支小紙旗，上面寫些「打倒什麼」之類，迎着風吹則又「噉噉」地作響。洋鼓一壁擂起來。另外又有整齊的脚步聲，這種「示威」就够不算小！

跑到學校，李理忙着指揮一切。譬如那黨旗國旗應該掛高點；那些已經生出綠銹斑斕的喇叭軍樂應該擦光亮些；都是老李這般聰明的人才顧及得到。

會，馬上就要開了。李理又到處拉同學，開會，誰都願意到的，譬如茶點！可惜這次沒有，就得到處拉！雖然李理用盡「友誼」或竟責以「凜然」的「大義」，許多同學也不會見得就願意的。

到了鈴聲響後，李理就不得不昂昂然爬上臺去宣佈開會了。縱然

同學祇有寥寥幾十個，然而無妨，有密司楊在，祇要有密司楊在，李理是斷不會失却高興的。於是他嚴重地宣佈今天開會的意義，并歷述他去年此日正是參與這個慘痛的事變。他忽然面部轉成一種極動情的樣子，他沉痛地握着拳頭，說：

『去年今日，兄弟便是這慘案中虎口餘生的一人！那時，我們正走近沙基，槍聲驟然便響起來了！諸位同志……那帝國主義者就開始向我們羣衆屠殺了！可憐這許多熱血的同胞，我們的同胞，就喪命於鐵彈之下！我呢？』他忽然覺得喉上有一顆細骨頭梗着似的，嚥了一口涎沫，把細骨頭吞下，然後續着說：

『我呢？那時走入一間酒樓前門前，諸位同志……你們知道那機關槍是何等利害！』拍拍拍』，就像同時燃起四五掛爆竹一樣。『Bang Bang』無數槍彈在我面前擦過！他說着，同時用手指向自己的

鼻頭一擦，彷彿那隻手指就是一顆鐵彈。

『諸位同志，這好不危險呀！』他斜斜眼睛瞥到左邊坐着的密司楊，看見密司楊正蹙起眉心擔心他掠過面前的鐵彈，於是他立刻轉帆說：『幸而我一點也沒有傷，祇擦破一點膝頭皮，然而不要緊，第二天便結疤了。……唉唉；諸位同志，你們想想帝國主義是怎樣的慘無人道！』

他的聲音由悲沉而轉成雄壯，連四壁發出的回響也噶噶然。

『所以；我們今天紀念這許多死難的同胞，我們不要忘記帝國主義是我們唯一的敵人！』

『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他停頓着，似乎準備聽底下「拍拍」的鼓掌之聲，可是沒有，於是他更憤怒的重復一句：

『我們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他兩隻拳頭捉得很緊！眼睛睜得

多大！後來他用手向前一展，那一展，便是一把光耀耀的指揮刀，只一揮，帝國主義的腦袋彷彿就可以剝下來。這樣地便更其顯出雄偉！但一瞥眼密司楊，她那兩朵頰上的鮮花開得正紅，那頭上的絲髮彷彿一陣陣送過來甜醉的香息，他的氣概也就變成溫柔起來了。而且帝國主義似乎已經給他指揮刀殺盡，再無憤憤之必要，於是他心頭舒暢得多，立刻要散會遊行了。

一散會，李理就盤緊密司楊，故意露出他一隻燦然的金牙，說要她今天一定同隊去宣傳。

『恐怕不能說話呢，密司脫李。』密司楊也笑靨迎人的答：

『不妨不妨，你是很可以說話的！』李理滿心歡喜，於是即刻列隊出行，擎起Y大學的大旗，還有演講隊的旗幟，傳單等等。軍樂悠揚地的趕去東郊場。

這一隊，領隊是李理，他走得不前不後，貼近密司楊，密司楊的多肉質的胸膛，和兩隻微帶惶忪的眼，幾乎令他想一手撲緊她，痛痛的咬一口。因此鞋頭也就捱了一下！而且使他有點踉蹌。

到了東郊場。早就堆滿了人，賣花生米的，賣生菓的，賣瓜子的，往來在人堆裏面鑽，嘶着啞啞的聲音喊『買呀！一仙一大堆呀』。這些會，照例又是四週築起台。照例又是有人用熱烈到幾乎瘋狂的舉動來演說，演說之後則又喊口號，大家一起喊，齊着聲。於是又到馬路上遊行，一串串，像條龍。甚或有什麼技擊拳館舞着「獅」，獅鼓擂得很響！獅，是泥做的頭或紙做的頭，獅身是一匹布，兩人槓着行，一壁舞一壁走，舞的名目是「出山」，和「滾球」之類，（註一）於是滿馬路都站滿了人，則情形更熱鬧。

這次會無非也就是這樣。不同的，祇有那許多「烈士」的遺像，

用「彩亭」抬着走。還有去年叫做人的，今年却叫做「烈士」了。

李理擎着一枝演講隊的旗，和密司楊，跑到海珠公園去演講。他的革命精神就是這樣令人佩服！聲喉喊得和小販的啞嘎起來。密司楊也繼續紅着臉的站在那裏講，聲音小得如小雞，而李理却忙於讚嘆她有演說的天才，足以感動人，最少就感動了他！

這樣大熱的天時，密司楊早已滿頭是汗。演完說，她覺得有點口渴，然而李理是何等可人，便請她到霞記喝冰淇淋。吃完冰淇淋又送她回家，她輾然的帶有無限謝意的對他點了首。

爲了這「無限謝意」，李理緊緊的抱着它，一直歡天喜地地回了宿舍。

x x x x

進了門，陳其却坐在他房裏等着他。身上一套嶄新的羽紗絨洋裝，

頭髮梳得烏油油，洋裝上面口袋裏插着一根綢質花手巾，揚揚乎飄出一陣香水氣味來。

『我！你，老陳！』李理嘶着暗啞的聲音叫着。

『嚇嚇！性命也不要了！你聽聽這隻老烏鴉的聲音。』老陳有點嘲笑他似的。

『誰像你這樣落伍！難道宣傳委員也能夠不去演講宣傳嗎？李理這時真有點恨他！實在，老陳根本就是一個思想落伍者，他簡直不懂得革命！李理很有些時覺得不配理他，現在便是如此。但就娛樂方面講，則老陳是「拿手」！譬如又麻將，玩「南詞」（註二），螞蟻局（註三），却非老陳不行。更有一門本領，是扯二絃，扯起「貴妃醉酒」，「閨怨」，和「雁落平沙」，真使你耳朵裏感覺得癢癢。

『好一個革命的人物！我却不在乎，管他落伍落六，老陳就向來

不慣出這門風頭！」老陳似乎很有傲氣的說着。

「這不是僅僅爲了出風頭，你得明白！這是革命的工作！」李理竟而有點憤憤然。

「明白的。革命工作就等於出風頭，出風頭就等於想做大官，扒大錢！對嗎？」

「你這糊塗蛋，閉上你的嘴。唱唱「斷腸碑」罷！革命你可不夠資格講！」李理正想脫下領結，陳其却一手按着他。

「且慢，不和你談革命了。今晚到菲羅那裏打茶圍，我做東！」陳其瞧着他待他回答。

「打茶圍？哼！我不去！」李理聽了，起先似乎心裏一動。但隨即想及「打茶圍」與「革命」就相差很遠，而且疑心老陳在玩弄他，於是乎撇着嘴唇說「不去」。

『死人！真的就改邪歸正嗎？打打茶圍又何妨，橫豎只作消遣。』

『玩弄女性是不應該的，我們應當謀女性的解放！』

『哈哈，好一個婦女運動者，算了！不要拿大文章來嚇我，其實；你懂得什麼婦女運動？……哼，不是我誇……』

李理不滿意極了，像他這樣努力革命工作的人，還不懂得婦女運動嗎？於是他把老陳的話頭截斷，搶着說：

『什麼？我不懂得婦女運動？說革命，難道你老陳比我有本領嗎！』

『對呵！談上婦女運動，我比你澈底！即如打茶圍，也就是謀婦女解放的一種助力。』

『狗屁，狗屁！』

『舊屁也好，新屁也好，總之，你給她們多點錢，總比你說空話

來得好。假如像你這種連「茶園」也不打的人，娼妓都老早餓死了，還到那裏解放她們。陳其簡直自有他的道理。李理祇能楞着眼緊他。

『所以，愈講革命的人愈要「打茶園」，就像許多革命的元勳偉人，他們都得戀戀妓，嗎喝「花酒」，這樣，便足見你革命程度淺！』

李理仍是楞着臉，找不出說話來駁他，老陳的嘴又張開了。同時，手向桌子上一擊，說。

『更且，革命是枯燥的，單調的。女人是甜蜜的，潤澤的。講革命就得同時講女人；把生活調和一下，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因為這樣，革命的力量才更可增加，增加到不可限量，不然，那許多革命者，爲什麼總歡喜結婚又結婚又又結婚呢？老李！你不打茶園，你是傻子。』

李理這時心裏欣欣然，曉得老陳真的是做東了。而且他的話講得多麼聰明。於是他便撲嗤一聲笑起來。眯起眼睛說：

『够了夠了！麻油摸嘴角，總是滑溜溜的。』

『其實，歸根究底，他們這些革命就不行！有安樂飯吃，有漂亮洋裝穿，有身家財產，有聲有勢，你們談什麼革命，要革命祇有那班窮骨頭！祇有那班叫苦連天的窮光蛋，你們說假話！』老陳極其有見地的用足氣力補足這幾句。只要看他那脹起的頭根，就顯然說這道理是非常真確的了。

『但我得問你是不是說假話！你當真做東嗎？』李理已變成調侃的聲調。

老陳把洋裝褲袋重重一拍。『在這裏！我做東！哼！革命是假話，打茶圍也能說假話嗎！去，就去！』

李理掏出手巾揩去臉上的汗膩，猶爽了一回說：

『你先行，在歐查那裏等我。我們一起出去，怕惹人耳目。』

『也行也行。就在歐查那裏等你，快點，要快！』

『快點呀！老李。』老陳臨出門口還囑咐他。

老陳走後，使李理有點爲難了！他知道袋裏現在只有兩隻角子，家裏來的一百塊，早已花光了。雖則他做東，又麻將的錢總是要的，怎麼辦？他想及自己用錢未免太過浪漫一點，不然，現在也斷不致如此清光。

他在房裏踱來踱去，電燈已經猛然地亮了。接着禿頭的廚房仍舊用「托盤」端送一輩一湯的晚飯來。李理對他瞪大了眼，說，

『拿回去，不吃了。』

禿頭廚子以爲是嫌菜色不好，忙解釋道。『李先生，今晚是「栗子們雞」呀！味道兒括括叫呀。』

李理將脚一頓。『我叫你拿回去！你聽見沒有！我要到外面去。』

『我……先生到外面去，哦。是。』禿頭廚子連忙端起「托盤」走。

李理想不出辦法。忽然想及「當一」。『對！當衣服，還有手上的金戒指！』

於是他翻衣箱檢出一件冬天的縐紗棉袍。

『棉袍是嶄新的，大概可當十塊錢。』他心裏想；『戒指不要當，怕人問起難爲情。』

他於是把棉袍捲起，用舊報紙裹着，準備拿出去。

正在……

『李同志，李先生，在嗎？』忽而門外有人喊。

『進來！』李理想又是誰一個鬼，真討厭！

進來的是校內雜役工會的書記梁三。他一副大板臉，短胖的身

材。他很不客氣的坐下說。

『李同志。我們雜役工會的區分部今晚成立了，大眾要請李同志指導，請你立刻去。』

『我？……恐怕……來不及，省黨部正在這個時間要開會呢，真是忙得很，唉！』

『這是我們請你演講的信。』梁三還以為他擺架子，因為梁三是
很明白李理這個人的。他便將一封恭恭敬敬的信拿出來。

『唔！但是……你們請張同志罷，我實在分不開身，省黨部的會
是異常重要的。』李理現出左右為難的樣子。梁三只好失望地起身出
去了。

像電光驟然閃過他的腦袋似的。李理忽然驚覺起來。忙又把梁三
喊轉來，

『什麼？李同志。』

『你們……一切手續都完備了嗎？』

『什麼手續？』

『如入黨表，黨證都領到了嗎？』

『我們在省黨部領的。』

『那末也可以。黨證的印花費呢？你們都繳了沒有？』

『都有的。現存在我處，要向你領取印花嗎？』

『自然！哈哈。印花是由中央大學區黨部領來發給各分部的，你們分部趕緊拿錢來領。難道這點你們也不曉得？』

『好的。我明天拿錢來領。』梁三幾乎想轉身走，李理知得有點危險，忙用話攔他。

『現在拿來罷。明天我怕不在這裏。你……你，就拿來！』

『那末，請你等一等』梁三終於答應立刻拿了。

李理心上輕鬆一陣。暗罵道：『這班窮骨頭！居然又組織起分部來了！哼！賤傢伙。』但他畢竟高興了許多，高興的是現在梁三快要拿錢來，縐紗棉袍可以不必當。

不一回，梁三轉回來。一手拿着入黨人名單，一手是黨證印花款，款，款，是一共十元零五角。三十五人每人合三角。

李理把名單拋在桌上，錢則揣入褲袋。然後對梁三說：『印花過兩天給你，現在忙得很！梁三也就將那封信拿回，去請張同志。

於是李理把棉袍仍舊扔回衣箱，整一整衫角。擦去皮鞋上蒙着的灰塵。又對鏡梳一會髮，終於不滿意那下巴底下的一道永遠不滅的疤痕，抱恨出門去。

到了晚上回來，已經微有點醉醺醺。時間是十二點又過四十分。

校門早已關閉。然而無妨，駝背的門房知道這是一位革命家，定許是在某處「革命」太晚之故，因此，只要李理一叫喊，就得撐起睡眼來開門。

李理彷彿有點晦氣似的。嘴上含着一枝「大美麗」。到了房內，點着洋燭，頗有些倦乏了。於是脫了衣服，提起筆，在案頭一本沒有封面的日記冊子上寫着。

——六月二三。今天是沙基慘案週年紀念日。上午在校開會演講，聽者爲之動容，予亦深驚自己演說之天才。參加大會後，與密司楊同往海珠公園宣嘔，密司楊對我極流盼。我請她吃冰淇淋，送之歸家，嫣然報一笑，殊是樂也。回校老陳約我「……」。事屬消遣，不得不去。糟！老陳開首一個「清一色」。又是一個「小三元」，十塊錢掃個光！不過菲羅幾次坐在我身上，任我怎樣摸，連……也值得。

明天又放假，打算到密司楊家裏走一躺。夜深了，早點睡，身體要緊。——

揮就，將筆一扔，一翻身就躺到床上去。不久，鼻孔便發出一「咻」的聲響來，像牛喘。

××××××××

一，卅一日，江灣。

一月十三

馮憲章

如果是平日，當汽笛在充滿着煤煙與油臭的空氣裏面，發出來了顫動的呼喊的時候；一般連恢復日間消費了的精力與筋骨的疲勞的睡眠都沒有可能的工人們，只迫於廠裏的規則與限制，（不案時上工要尅扣工資，甚至開除工額！）不得不勉強他們如被毆打壞了的軀體，機械地沿着泥路，向着油膩的黑漆的棺槨一般的工廠走去，像被拉向刑場執行死刑的囚人一般的不願意。從他們的口中，發出來了帶着睡氣的粗聲，怨恨與嘆息，在空氣中傳動，衝破了早晨的寂靜。

『他媽的，這樣清早又上工了！我還沒有睡着哩！』

這是他們中常有的怨嘆。而當這怨聲發出來了的時候，立刻在另

一個地方就如大河決堤一樣，滔滔的發出來了回應。

『可不是嗎？我的腰骨還在酸痛哩！』

『自己酸痛些倒還沒有什麼要緊，最不放心的小孩子。工廠裏廂沒有育兒的設備，又不准人家帶進工作坊裏去，這樣早就把小孩子丟在家裏廂，特別在晚上暗了起來的時候，該多麼的令人擔心！』

『對於我，我還年輕，還沒有小孩子的羈絆，我只要工頭阿三不要這樣討厭就好了！那些傢伙真是豬狗，決不是人！如果他們是和我同姓的話，他們死了絕對不許他們家裏人「上火」！』

『不，對於你們女工，他們到還處處都獻慇懃，你們落得許多便宜！對於我們男工呢，不論在什麼時候，都如貓食了他們的禾一樣，板着鬼臉，動不動就一掌一皮鞭，敢做聲嗎？馬上請你滾蛋！』

『對於我們女工還不是一樣！不錯的，少數不知恥的「爛貨」，

去給他軋妍頭，當然落得他們一些狗恩惠！對於我們一班呢，爲着我們不肯做無恥的勾當，天天都有開除的危險，而且有許多是如你們所知道，已經開除了！就是給他們軋妍頭的也好，到底還是受他們的騙！他們要的時候，拿去發洩一下他們的獸慾，把你們的苞開了，還不是要你們滾蛋！……」

『看着哪！這些天誅地滅的傢伙！總有一日，……』
你一聲，他一句，就好像早晨林梢的烏雀一般的嘈雜。從這些嘈雜的怨罵聲裏，充分地表現出來了他們對於工頭的憤恨，對於工廠生活的厭惡。

所以到了休息日，如到了禮拜的時候，他們都任性了起來，睡到九十點鐘才起床。年紀長一些的男人，因爲神經衰弱，不容易熟睡過去；在禮拜六的晚上，都走到擺在攤子上的酒場，拼命飲酒，飲得醉

昏昏的，才七斜八倒的回家來，爬上床去。年紀輕一些的青年，却聚在一個地方，賭『四攤』和『牌九』，或者到四馬路野雞隊裏去衝一衝，甚至傾盡他們一個禮拜的蓄積，去換片時的快樂。

女工們可因為她們是女人的緣故，都依樣的困在家裏，料理家中的事務。如果是有了小孩的，就給自己的小孩縫補衣服，修整鞋帽；還沒有小孩子的，就給自己繡鞋縫襪，準備過年節的時候，穿着去做客，或者在馬路上湊湊熱鬧。中間也有些不知恥的『爛貨』，夜裏偷偷地出去，她們却似乎不要自己動手，也有新鞋子穿，新衫褲着；可是『夜裏得來的東西，到底穿着也不光明！』當那樣的傢伙穿着比較好的東西經過人家的房屋門前的時候，隨着她們的後影，馬上就騰起來了輕蔑的笑聲。所以這樣的傢伙很少，大部分都很規矩的死守在家裏廂。

總之，無論如何，休息日就彷彿是各人自己的日子，不是各人自己任性去追求自己的苦悶的發洩，就是困在各人的家裏廂，料理自己的事務。絕對不會像平日，大家集合在工廠裏廂，共同去做同一項事業。

但是，今天雖然也是禮拜，汽笛也沒有在早晨作震動的呼喊；可是他們却破曉就提着他們緊強的脚步，就好像工廠具有什麼吸力一樣，個個都如赴愛人的預約一般的心急。如平日一樣，嘈雜的騷聲，在空氣中震動。不同的是這騷聲越發來得急促，緊張，憤怒，好像從這騷聲裏面，要噴出來烈火一般。

這原因：是昨天下午他們廠裏發生了事變，他們的夥伴被捕去了兩個！

他們的工廠，是美國資本家辦的電池廠。帝國主義資本家只不過

因為第一他本國內金融過剩，不得不找容納牠的地方；第二他本國內勞働階級已經覺悟，不易欺騙，不得不到產業落後的地方，去買廉價的勞働力；第三他本國內原料有限，不得不到豐富着原料的國家去開墾，所以才到我們中國來投資，來開設工廠。很明顯的，他們的目的在求他們資本的發展；絕不是像基督教的傳教師所說，是因為看見中國許多失業的工人，而起的一種仁慈的事業。更不是如一般要人的幻想，是幫助我們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他們止希望他們自己的資本在我們中國怎樣地擴植起來，他們所要的是生產量增加，消費數減少，所以他們廠裏第一個特點就是——

延長工作時間！

降低勞働工錢！

工廠裏的設施呢，更不用說完全沒有。不要說沒有育兒所，俱樂部

部；除掉工場之外，連一個供給工人休息的空房都沒有。並且在工作坊裏面，都是陰沉沉的光線不足。暗到連手指紋都看不清。雖然說是電池廠，他們天天要生產出千萬個電池；可是這是爲廠主營利的商品，不是供給工人們自己需要的產物。天然光線的不足，也不多設置些電燈。一走進裏面去，就彷彿走入了地下的隧道一般。

因爲陰沉，所以同時也潮濕；在充滿着煤煙，油臭，汗酸，塵埃的空氣裏面，更混雜着很濃厚的菌味。所以病人也跟着電池，多量地從作坊裏產生出來。並且化電藥品常時爆發，機械常時失事，就是牛一般強壯的工人，也會變成死屍或者殘廢。然而這與廠方沒有一些關係，你病了，殘廢了，死了；立刻就有一失業工人來代替你的位置，繼續爲他們生產。所以他們得依樣的繼續下去。

機械成日成夜的在軋軋振動，機輪的革帶成日成夜的在繼續奔轉。

他們所有的工人，都低頭細心地司理着自已司理的機械；他們沒有談話，就是談話也因為機械的嘈音，聽不清楚。工頭在他們的機旁來來往往，監督着他們；要是他們之中那一個敢怠工的話，馬上皮鞭就打了過來，第二天那一個人再不會在廠裏出現，他的位置代替過來的，是面生的新人。

可是在女工的面前，工頭却又另具一種態度。他們故意的要給她們談話，勾纏；當然他們也不肯叫她們休息，不肯讓她們怠工，因為這是廠主的損失，自己的不忠，與自己的地位有絕大的關係。可是不管他們是奸猾鬼蜮，不管他們是笑裏藏刀，一言一動，似乎比較地溫柔，不像對於男工一般的粗暴。有時候，他們也還皺着眉頭，憐卹她們說：

『一天到晚，該多末的疲倦呵！』

『可不是嗎？真要命！』比較地大胆的，爲一般人私議爲『爛貨』的傢伙，當時就給他們攀談起來。

『要跟着了好的男人過活，……』工頭的話就轉過來了。

『呸！老調又來了！』她立刻也就覺到了。

『要是能夠跟着我，該多末的享福？！怎麼要在這裏這樣痛苦的做工呢？』

『那不是我們能夠享的幸福！！我們都是賤骨頭。』

『那裏話，你從頭髮到腳趾，都能夠令我心神迷醉哩！』工頭走前去，一手搭到她的肩上，『你想，我們這樣的到跳舞場去，到先施，永安，……去多末的好呵！』

『不要這樣，怪難看的！』她忙將他的手推開，臉孔紅將起來。在旁邊的女夥伴，看不過去，嗤了起來一陣輕蔑的譏笑；這笑聲

響亮到超出機械聲的地步。工頭氣不過，驀然回過頭來，板起臉孔，大聲的怒罵：

『你們笑媽的！好好的管理着自己的機械！』

第二天，她們中有幾個人的位置，爲別的女人所代替了。這給了她們一個莫大的威嚇，從此不管怎樣的痛苦，也不敢嘆息，不管怎麼的受辱，也不敢做聲。就是工頭當着衆人跑了過來，也只得輕輕地巧言地把他推開。跟男工一樣，從黎明到墨黑，一點點地流她們的汗，一滴一滴地流她們的血！一直流到她們汗血乾枯的時候，就如像搾了精髓的原料一樣，已經沒有作用，排出工廠外去，換過還有血汗的人來搾取。所以一進了工廠，就如走入了死路，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坟墓！

他們初進廠的時候，個個都打算着自己的計劃，想積蓄下自己的

工錢，來改變自己的生活。在每一個年頭，他們就預備着這一年要存積下多少錢來，還清那一筆債；或者置那一項必需的東西，有的還打算給自己的兒子定婚。然而，每到年末的時候，不特沒有積蓄下一絲的工錢，並且沒有錢來過年，又不得不重利向人借去。大都連重利都借不到，只得典當；將所有比較可以當幾個錢的東西都典當了去。到後來連可以典當的錢也沒有，一到年關的時候，就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困苦，更加錢索穿針一樣的艱難！

因此之故，他們——尤其是男工，十有九個都任性了起來，嫖賭成了他們唯一的消悶的法門。他們以為橫豎一年到頭，也積不下幾個錢，與其這樣辛苦，不如發洩一下。在他們茅房中間，就有一個露天的酒攤，一到了晚上放工時候，就積滿了人羣。

『黃酒一兩來！』一個年近四十的工人，插進衆人中去；在攤旁

的一張檯上坐了下來。

『來哩！來哩！』老板把其他熟客安置了之後，就順手給他一碗子黃酒。這位客人似乎很不留眼，老板特別打量了他一陣。

這位四十將近的工人，是一個忠實的，勤儉的腳色。他從來就不賭，不嫖，連喝酒都是極其偶然的。到了他袋裏的錢，就如青年人到了愛人的懷抱裏一樣，很不容易出來。然而，到他手裏的工錢，是已經限死了的；而市面的房租，火食，物價漸漸的高了起來。這等於放在袋裏的錢會小了起來，他滿懷着的計劃，能夠改換自己的生活的企圖，終於成爲幻想，袋子到底空無所有。所以他今天苦悶了起來，也跟其他的夥計一樣，走向他很久沒有去過的酒攤來了。

他捧起了黃酒，就一口一口地飲將下去。飲了一兩再叫一兩，並加買了幾疊的花生米，來陪酒下。其他的酒友，在嘈嘈雜雜的講東論

西，談南講北，他雖然飲了三兩的黃酒，還神智清楚的在傾耳聽着。他們所談的都是些工廠裏的事體，或者就是咒罵工頭。從前他很不願意聽着這些怨聲，今晚上他彷彿那些帶淚到替他發洩了一些悶氣。他在那人羣中坐着，有些不願意離開。

夜漸漸地深了起來。人可還是一樣的擠擁，落塞着；他也還夾在裏面。可是酒攤老板要將酒攤結束，換過賭攤桌；所以催着還沒有把錢的酒客把錢。

『幾鈔？』他一方面從袋裏掏出來十來個銅板來準備付賬，一方面問。

『兩百伍。』老板懶懶的答。

『怎麼？』他驚異了起來，然而恐怕聽錯；所以再問：『幾鈔？』
『二十五個銅板。快些，我要收束了。』

『怎麼一下子貴了這許多？』

『什麼都貴起來了。我黃老板還騙你幾個銅板麼？』老板指着週圍已經付了賬的酒客說：『你問問他們看，不都是一樣把嗎？你知道，我開消很大哩！』

『怎麼？怎麼？一切都貴了起來，爲什麼我們的工錢就永遠一樣呢？』他突然的，才像狂了醉了的一樣，老聲的叫了起來。

在酒場中混慣了的他們，這不算怎麼一回事，因爲喝醉了能夠做出種種形態來的，幾乎每天都有幾個。在途中，在茅屋裏，有時就在酒場上。然而他所叫喊的不與其他的醉漢相同，他所叫出的正是他們共有的疑問。

『一切物價都貴騰了起來，爲什麼工錢就永遠一樣呢？』

這一個疑問使他們都呆住了！

老板仍舊在催着：

『快些把來！工錢加不加是你們的事情，可是我的酒錢你要把來！』

『是的，那是我的——不，是我們自己的事情，要我們自己向廠方追究去！』他突而又像清醒了一樣，掏出了一個雙角子丟在攤板上，憤然的走了。

大家的眼睛都呆望着他的後影，一直到他消失到黑暗中去。

第二天，就看見他在白料間裏，向着他旁邊的夥友說：

『這真是豈有此理！物價通通都貴騰了！連電池也從三角一個賣到八角一個了！獨有我們的工錢，自入廠到現在，依然一樣！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們向廠方追究去，非增不行！從前還馬虎的可以過去，現在連食用都不夠了！這就等於減工資！』

這一個轉給那一個，那一個轉給另一個，這樣繼續傳達，這一個早就爲爲大家所懷着的希望，立刻震動了全廠。全廠的夥友都贊成！贊成！贊成！……然而，他們沒有經過鬥爭，又沒有人指導，他們不知究竟怎樣着手。

沒有幾天，年近四十的那個人和好幾個人都不能進廠裏去了。

於是，機械依樣的繼續迴轉，他們依樣的繼續流着汗血。失業的工人填補了排出去的好幾個人的位置。

一天又一天，這一年的十二月又將到了。在他們每一個人的腦筋裏面，如別的一個年關一樣，在轉動着同樣的困難苦悶：

『債還沒有還，賬還沒有開，房租與地捐還沒有交，小孩子過新年的衣服還沒有做，年貨……這究竟怎麼辦呢！』

每一想到這個問題，他們就感覺到工資的低落。同樣，他們也記

起被排除出廠的幾個人的運命。他們終於只有長嘆一聲。

『命該這樣了！』

然而，他們之中已經有了『怪物』，這『怪物』不相信什麼運命，他們祇相信團結。他們在次衆中宣傳：

『如果我們一個人，我恐怕連做一根針都做不出來，可是我們合起來的話，我們可以使全世界都沒有日夜！所以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可以解決我們一切的問題；過去所以失敗，就壞在沒有團結！』

他們實在沒有路可走了！就彷彿走到末路窮途的時候，突然有人給他們開拓出一條路的輪廓，雖然是崎嶇難走，他們也踏向前去。他們在『怪物』領導之下，團結了起來，向廠方提出了要求：

增加勞動工資！

減少工作時間！

改善一切待遇！

廠方得到他們的要求的時候，以爲還如往時一樣，可以隨便壓抑下去，不成什麼問題，橫豎把一部分工人開除了，也立刻就有人來填補。可是根據各方面的報告，知道他們一般工人已經像他本國的勞動者一樣團結了起來，已經不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問題。爲着這事情，還勞廠主，經理，許多高等職員，開過幾次討論會議。據經理與一般職員的意見，以爲：

『中國人是不會怎麼團結的：只要迎頭給他們一個打擊，馬上就要粉碎星散，反轉來俯首乞憐！』

可是，廠主是個經驗家，他在美國的時候，就熟悉這些情形，所以他特別的意見是：

『他們已經團結了起來，不是好惹的；壓迫不如欺騙；還是敷衍

容覆他們的要求。對於我廠方，整整是一樣，他們要加工資，我就要加物價，還不是一樣嗎？」

廠方答覆了工人方面的要求。

雖然說都是些假話，都是敷衍，都是欺騙，並且暗地裏還將他們的領導人『怪物』特別記起，圖謀破壞他們的團結。但是他們由於這一事的證明，越發堅信：

團結就是力量！！

他們越發堅固地團結了起來，他們就好像着了水的士敏土一樣凝固在一塊了！

廠方探聽到了他們中有兩叁個『怪物』，便私私地將他們一個個叫了去，想收買了他們，去破壞他們的團結。

當怪物中一個范老二被叫着去的時候，范老二以為出了鬼，脚步

很遲疑的，想避開不去；但是後來他想，就是有鬼也來不及避了，才硬着頭皮跟着叫他的茶房去。

他進了經理的辦公房時，只有經理在辦事檯上方的沙發上坐着，一手在抹着他金黃色的鬍子。見着老二時立刻笑微微的，改換過往日的猙獰臉孔，站起來叫老二坐在他旁邊的一張沙發上去。老二看見這樣的情形，越發驚奇：爲什麼往日連進都不能進去，今天竟這樣的謙恭對自己呢？這一定有鬼怪！老二在懷疑着，經理就開口問他了：

『我看你范老二，爲人很忠厚有爲，我想介紹你到本公司發行部去，一個月有八十圓的薪金，你可願意不願意去？』經理的中國話還不大純熟，不過老二懂得他的意思。

『這個，我恐怕不能勝任！』老二躊躇了一會，這樣答覆經理了。

「別裏記？」經理笑着，左手搭到老二肩上去，表示很親熱的樣子。『這是難得的機會哩！』

『我知道，可是我從來就沒有在商界做過，我不懂得那些規矩行當，一定不能勝任的！』

『不要你怎麼勞神的，不是普通的小店，要招呼生理，要婉待買客，要……用盡種種的技術，發行部是很簡單的。……』

『正因為……』

『什麼呢？』

『總之，我不能勝任；我很知道經理先生厚愛，可是無奈我小子不才！』

老二很委婉的拒絕了經理的要求。其他被叫了去的，也如老二一樣，沒有答應經理。因為他們很明白的知道，這是廠方破壞他們的團

結的一種手段。他們不願意爲着『月薪八十圓』，就出賣了他們整廠夥友的利益！

他們繼續的團結着。爲永久他們的團結，他們提倡組織工人俱樂部。灌輸將俱樂部，來做他們作戰的基礎，炮台。他們在運動，在籌備……

廠方聽到了這些消息，更加以范老二等人的不上他們的圈套，越發恐慌起來。他們連忙向工人們軟說：

『你們要組織俱樂部是可以的，只是要給我們報告。我們還可以給你們一個房間，你們要什麼東西也可以給你們買……』

但是，工人們很明白的知道：在合統治者法律下組織的一切社團，結果都是統治者御用的工具。資本家絕不會無目的地幫助工人們的團結；在所謂幫助之中，就蘊蓄着他們的陰謀，所以工人們爲着整

廠夥伴的利益，爲整個階級勝利的前途，堅決的拒絕廠方：

『這是我們工人自己的事體，用不着廠方過問！』

在他們准備成立俱樂部的前一個禮拜，更特別用籌備處的名義，給廠方寫了一個信，提出了三個要求：

(一) 不得任意干涉俱樂部！

(二) 成立時借房間一個！

(三) 成立時放工半天！

廠方接了他們的信，看見他們越來越利害，不是答獵手段所能壓抑下去了，所以改變態度，絕然不給他們答覆。老二等幾個『怪物』，看見廠方不給他們答覆，越發加緊鼓動，宣傳，組織；在禮拜六下午，更召集所有的夥伴，在一塊討論應付廠方的法門。

許多的工人擠擁在一個房間裏面，工頭想要阻止也沒有方法阻止

他們的聲浪，他們的勢力，就如怒浪狂濤一樣。他們的視線都集中在靠西的窗左角，在那裏，范老二站了起來，對着衆人說話：

『各位工友！』衆人的嘈聲立刻靜了下來；特別顯得老二的聲音尖銳：『俱樂部籌備委員會於前禮拜已經根據着各位工友的意見，給廠方去了一個信；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得到答覆！這顯然的，廠方是想把我們的要求置之不顧，說不定他們對於我們的俱樂部還要下怎麼的摧殘！所以我們現在非得預先防備不行！』

『是的，』從靠東的壁角裏，發出來了應聲，羣衆的視線也回了過來：『我們現在應該更進一步，包圍寫字間，要他們馬上答覆！』

『贊成！贊成！』拍掌聲與狂喊聲一齊騰了起來。

正在這個時候，廠方來了一個人，傅范老二和王阿四兩個人去。

『去幹媽的呢？！將他們一齊的包圍起來！』羣衆阻止范老二和王

阿四；然而老二與阿四却以爲是廠方要給他們答覆，所以對羣衆說：

『你們在這裏等一等，或許廠方此刻就是要答覆我們。我們去——』老二和阿四就跟着來喊的人出去了。

羣衆在嘈雜着，喧鬧着，推攘着；就如十字街頭的情景一樣；然而他們却不像十字街頭的羣衆一樣散漫，各有各的事情，各走各的方向；他們有共同的關心，共同的希望，他們都在期待着范老二與王阿四回來。但是一個鐘頭，兩個鐘頭，直到夜幕已經籠罩了大地的時候，都不見老二和阿四回來。他們的心頭漸漸地焦急，但是他們絕然沒有想到老二和阿四已經被警察拿了去。他們還死死的在那房裏等待着，等待着代表回來報告好消息。……

後來外面傳到來了老二和阿四被捕的消息，就好像一個大石投入波動着的湖心，他們憤怒的心波越發掀動起來。如加了速力的火車一

般，暴亂地奔將出來，搗毀工廠裏的器具，並且還想爆炸機械；一股不可壓抑的熱情，驅使着他們這樣的盲動；好在『怪物』沒有完全被捕，他們冷靜的理智，知道這是不應該有的行爲，立刻就制止羣衆的騷亂。

『各位工友，』在房門口站着的一個『怪物』，發出來了洪壯的聲音：『我們不應該這樣盲動！機械是我們自己的東西，是勞動者的生命，不應該誤會牠是我們的敵人！雖然牠現在爲資本家所有，只爲資本家生產！但這不是牠的本意，只要我們將政權拿了過來，牠就要爲我們生產！對於同志的被捕，誰個不氣憤！但是氣憤無補於事實，且有誤大事。記着越是激烈強大的事變，我們越發要冷靜我們的頭腦，才能應付！工友們！如果我們要爲被捕的同志報仇，我們應該切實討論辦法！』

『是的，我們要繼續開會！』

『繼續開會！』

羣衆又如潮水一樣，擠擁的湧入那間房裏；他們喘着氣，全身如燒着烈火。

『我以爲現在先舉出兩個代表來，去質問廠方，並且去看被捕的同志；如果有可能，再去慰勸被捕同志的家族。到明天上午，得到了被捕的情形以後，才來決定應付的手段；因爲今天太晚了。』一個人這樣提議。

『贊成！』羣衆的聲音：

『贊成！贊成！』

『那末，舉誰出去呢？』

『老金和老趙好罷！』

又是一陣贊成的呼聲。

『那末，各位工友牢記着：明天早些到廠裏來開會！』

所以今天雖是禮拜，他們也這樣勇躍的到工廠裏去。他們在途中談起來了同志的被捕，更沒有一個不髮指皆裂！有幾個年輕的青年，扭緊着拳頭，咬着牙根，彷彿就要去打倒一切壓迫他們的人，特別是捕捉他們的同志的走狗！婦女們更莫不咒天罵地：

『我的天哪！你瞎掉了眼睛不行？爲什麼竟看着那般盜賊這樣縱橫世上，欺凌人間！』

『他們被捕了去，也不知怎麼的待遇呵！』

『那還用得着猜？！總脫不了：鐵鍊，枷鎖，饑餓，侮辱，拷打酷刑，……就如一般常有的一樣！』

『我的天哪！那將多麼痛苦啊？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

『所以說，我們要一致團結起來，把他們救出來！』

『是的，』昨晚上被羣衆指派去做代表的老趙，也在他們裏面，接着給他們報告被捕同志的話：『我們要誓死爲他們的後盾，非到他們放了出來，非到我們的目的達到，誓死也不要屈服！老范他們爲着我們整廠的工友的利益奮鬥，他們就是到了牢裏都還給我們說：『我坐牢槍斃，都沒有什麼要緊，祇願你們繼續奮鬥，非達到我們工人階級徹底的解放不要屈服！！工友們，我們要牢記着被捕同志給我們的希望！』』

『但是那些狠心的警察，究竟他們爲着什麼要捉捕可愛可敬的老二和阿四呢？』一個中年婦人，懷着莫解的疑問。

『因爲他們爲自己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對資本家！』

『那末，難道說中國的警察，也幫助是外國資本家嗎？』她更懷

疑了。

『自然囉，不單警察，現在所有的統治者，都是帝國主義資本家的走狗?!』

『那末我們多末的危險呢，到處都是他們的走狗!』

『怕什麼呢！我們的兄弟同胞，比他們要多幾千萬倍！我們有鄉村裏幾千百萬的農民做同盟軍，我們更有德國，英國，法國，日本，美國工人，俄國的全民衆，以及一切被壓迫民族，被壓迫的階級，爲我們的聲援!』

他們走到了廠裏，就在白料間的作坊裏，開起大會來。廠方最初想來阻止，但是後來看見工人來勢洶湧，終於不敢動手；連忙打電話該去通知該區的警察。

當他們議論要罷工的時候，警察已經來了。先行的是段區長，後

面跟着十來個長槍的警士。段區長氣喘喘的插入羣衆之中，向工人羣衆嘖叨起來：

『各位工友！你們生活的痛苦，我們並不是不知道，我們也很同情。但是現在正是黨國多事之秋，你們突而出這舉動，我心頭實深痛惜！你們簡直不把你們的情形，去比比其他的同胞的苦境。在前線上的兵士，在農村中的農民，在中國工廠中的工友，他們的生活比你們更要來得痛苦；但是他們都爲着黨國忍受着一切的災厄！』

『爲着黨國，難道說要我們工人給外國的資本家一塊塊的剝削，一點點的吮吸而一直到死嗎！這就是爲黨國！』

立刻從羣衆中就發出來這宏亮的聲音，給段區長一個當頭的痛擊。段區長氣不過，轉過來恐嚇：

『你們罷工？你們知道現在是冬防期間嗎？罷工是擾亂社會治安，

依法要槍斃的！」

然而，工人們置之不顧，他們祇願討論營救同志的辦法，……就彷彿他們目中沒有段區長，沒有十來個擎着長槍的警士；他們攣蹙着頭筋，提緊着拳頭，就好像他們能夠像踢皮球一樣，將這個舊世界踢翻的一般！

十三日上午八點鐘的光景，首先由白料間全體工人發動罷工，接着玻璃間也附和起來；機械的轟音換來了羣衆的騷聲。廠方得了工頭的報告，立刻又叫走狗區長前來。段區長領三四十名的警士來到廠裏的時候，他們一千多工人，已經集在一塊聽代表在宣佈罷工的意義與理由了。段區長想要制止，然而又怕惹起大禍來，工人是那樣的勇躍，熱烈，就像火燒着的一般！

『罷工違反臨時法令！……』段區長還沒有說出來，代表就向他

駁斥，並且對工人們說：

『由此，我們要加一層的認識：現在的政府，都是帝國主義資本家御用的機關。我們的罷工如果只在增加工資幾個錢，那簡直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我們會加工資，資本家就會加貨價，歸根結底，我們也不能有怎麼的豐裕的一日！要有，只有推翻統治者，將政權奪過我們手裏來！就是說，我們不單要經濟的罷工，同時要政治的罷工，政治的罷工！……』

『並且，』趙代表接着又說：『單靠我們一廠的工友，勢力還嫌單弱，經不起苦鬥，我們還要聯絡各廠的工友，實行同盟罷工！』

從另一角，突然的站起來了一個洋服的青年；張着他的闊口，對着羣衆說：

『兄弟是市政府科長，現在代表市政府來給各位工友說幾句話。

各位工友都是黨國的忠實份子，都極願意黨國振起的一員。但是不幸的，工友們頭腦簡單，容易受人欺騙；剛才我聽着說什麼政治罷工，同盟罷工，你們可知道，這是共產黨搗亂黨國的奸計。」

『如果所謂黨國，是幫助着資本家來壓迫工人，幫助着帝國主義來壓迫我們的，那我們要反抗，堅決的反抗！堅決的搗亂！堅決的搗亂……』從羣衆中噴出來了答覆，然而『怪物』老趙，進一步說：

『他們爲帝國主義做走狗，幫助資本家壓迫我們工人，已經事跡昭彰，擺在我們面前了。他們代美帝國主義資本家虜捕我們的同志老二與阿四，不就是一個明證嗎？……』

老趙還沒有說完，自稱科長的青年又插嘴噓舌了：

『你這共產分子，這放火殺人的暴徒！你想……工友們，你們請記着：誰個主張罷工，誰個便是共產黨！便要坐牢！便要殺頭！』

但是，已經團結起來了的工人，那些恐嚇再也不會發生效力了。他們聽到了只是憤怒，憤怒！怒火從他們心中燒起，煎迫着他們，鼓勵着他們，他們立刻一擁向前，將自稱市政府的科長，拉將下來，你一拳，他一掌地亂打起來！並且將段區長也包圍住。

『交回我們被捕的同志！』羣衆在狂喊着，擠擁着，科長却在哭喊着，段區長真是窮窘無措！

『開槍罷！實彈平放！』段區長命令起來了。

三十來個警士，立刻就把槍放了起來，一連的拍拍拍拍……羣衆越發紛亂，騷動，喊，呼救，怒號；有許多比較勇敢的青年工友，不顧一切地撲將前去，與警士決鬥起來！

然而，突然從外面包圍起來了美帝國主義的海軍，那突着眼睛，挺着胸膛的大漢；那白晃晃的刺刀，光溜溜的匣子砲；那還有些刺的

哭喪棒；一齊的蜂擁入廠，幫助着警士向工人襲擊沒有武器的工人，一時的抵不過他們突如其來的白色恐怖！倒了，倒了兩個女工，一個還只有十三四歲的少女！接着，十來個工人領他從羣衆中被巡警挾了出去。女工的鮮血，在走廊裏流蕩，與海軍的白旗，白刺刀，恰好成了個對照！

羣衆看見如此的現象，雖然更加憤怒，更加想要抵抗；然而，抵不過這樣的重壓，終於散出廠去了。

廠裏，沒有了機械聲，沒有了工廠的歡呼；只有碧眼勾鼻的美國水兵，在對着血淋的兩個女屍，作勝利的貓笑！

但是工廠沒有工人，就如輪船沒有煤炭一樣，一些也不能走動；所以資本家將工人壓了出廠，又是個天大的矛盾！爲着繼續工廠的生命，直捷些說，爲着繼續廠主資本的來源，不得不設法將工人號召回

廠來！廠方急於到中國的黃色工會方面去接洽，立刻要黃色工會到他們廠中的工人羣衆中去，將黃色工會去代替俱樂部。另一方面，更派人到被難者的家裏去，希圖和平地解決了這個血淋淋的慘案！

工人們從廠裏散了出來，依然一樣的堅決，依然一樣的奮勇；他們並不因打擊而降下他們的熱度。他們誓死也不屈服！當晚上，他們就奔走去各廠接頭，希望各廠的工友給他們援助；在夜裏他們更印好了傳單，散布到各地去。並且討論怎樣去營救被捕了的同志，怎樣去爲被慘殺了的同志報仇！

工廠好像死人一樣，停止了牠的呼吸，停止了牠的叫喊！往日如有神般的力量機械，都彷彿是變成了廢物！雖然廠方曾跌低線索，使走狗出來遊說，說被捕的工人馬上可以放出，被難的工人將有撫恤，只要他們回去上工。但是工人實知道這都是些手段，所以依然堅

持着罷工！

『誰去上工的，誰便是工賊！』

這口號傳遍他們的中間，深印在他們的腦裏，誰也不願意做工賊去！

他們照常每天晚上，都在茅房坪前集會；把平常要消費到酒攤上，賭攤上，或者四馬路上的時間，那集中到他們的共業上來。他們每一個男工，都要到比較工廠放工還要晚才能回來。在家庭裏面不能解的女人，總是對他們埋怨：

『又到什麼地方去，整天不家來！？你知道，家裏已經沒有米了！……真是前世沒修，跟了你這樣的丈夫！……難道說我們就這樣餓死嗎！？……罷工，什麼階級利益，什麼將來，……你跟着他們那般輕挑傢伙去就會有食使了！……』

每一個人看見了自己妻子的愁容，都不禁心頭軋軋地悸動；覺得自己實在是太不關心妻兒的飢餓；然而，他們想起來了要得真正的解脫妻兒的痛苦，只有將舊社會推翻，建立新的合理的社會才能夠的時候，想起了被捕同志給他們的重責，被難同志給他們的希望的時候，他們忽而又堅決過來！

『不應爲着家庭的牽制，放棄我們偉大的責任！』

他們裝作沒有聽着妻兒的哭泣，不，社會還有更可憐的同伴的哭泣，那哭泣淹蓋了自己妻兒的哭泣。他們堅決着他們的意志，他們就如像根據鞏固的建築一樣，任狂風暴雨的撲來，也吹不動他們的絲毫！

他們煽動着，宣傳着，組織着，運動着，奔走着，……他們要拿
同盟罷工！

政治罷工！

來回答統治者給他們的白色恐怖！

一九三〇年，三月五日於上海。

兩種不同的人類

森 堡

『爲什麼你在車上一句話也不說呢？』

是去年的舊事了。那時候，我剛剛從中國跑到這扶桑三島來。在國內沒有動身之前，就已經急不及待的把東京的名所，如上野公園，不忍池，明治神宮……從各式各樣的遊記裏，畫片上，抱着像揣想和自已只有通信，而並不曾有過覲面的機緣的親密的女友——索信就說是愛人吧？——底顏容一般的心情，簡接地，把牠們津津有味，如在眼前的欣賞着，也不止千百回了；如今，一旦身臨其境，當然，我是難免有着一位相思病者忽然碰見他的對手時的情態了。由一位『老東京』做嚮導，大概還不到一個禮拜吧，我這位連阿兒無憶與……都還念不

出來的『新客棧』，已經上而至於三越公司的最高層，下而至於山上野到淺草的地底鐵道，……差不多把整個被人們數爲東亞兩大會之一一的東京城都打遍了我這流浪人的足印了。

那位『老東京』，姓〇，是幾年前我在上海認識的一個朋友。他跑到這男女老幼都不很喜歡穿褲子的『帝國』來，和大部分的『留學老爺』一般，與其說是『遊學』，還不如說是『遊玩』來得恰當些。這樣，當然什麼問題也不會有，是一位『學有專攻』的良好的『導師』了。但是，他有着一種很怪僻的脾氣，就是，凡在電車上，汽車上……總之，是有着不少的日本人在着的地方，他就馬上『改常』了，把一張本來嘩啦嘩啦像煞一架大水車的嘴巴，和棺材蓋一般，閉得緊緊，假如有人希望在這個時候能夠有着一句或半句話從他的兩片薄薄的嘴唇之間漏出來，那還是希望空中忽然降下許多黃金來得容易些。真

的，一點也沒有誇張，有的時候，簡直不禁使人這樣的懷疑着——莫非他的嘴巴也給人家用布包着，或塞進了鐵條木塊，致有口說不出話，如廣東人所見慣的被押赴刑場槍決或殺頭的××黨人一般地嗎？……『從這裏到上野還有多遠呢？』『日本女人的袖子這樣闊，多累贅呀！』或者是：『這裏不是和南京路一個樣子嗎？』『……………』——無論你說什麼或問什麼，他都一概不管，只是一心一意地在那兒坐禪一般的養神，或翻過臉去，把前額抵在玻璃窗上，目不轉睛地細玩着從窗外飛過的一切人，物……好像要從那兒找出什麼哲理似的。起初，我還疑他沒有聽見，或一時間的不高興；但屢次的經驗，終於把我的本來理由不太充足的假定推翻了。於是，有一天，剛剛由銀座回來，我的強烈得如火一般的好奇心的衝動，再也不容許我沉默下去了，就帶笑地質問他。

他的答覆是這樣的：

「那個嗎？……理由很簡單，就是爲避免日人的討厭和怕引起他們的更深刻的輕蔑與仇視……」

「什麼？難道這裏的車子有乘客不准互相談話的禁令嗎？」我有點愕然了。「那末——」

「不，並不是有什麼禁令……不過，你剛剛從國內跑來，所以還是過門三朝的新娘，什麼都不懂；住得久些，你就不難曉得日人對於我們貴國人的態度是多麼難堪呀！……單就電車裏來說吧！當我們一跑進去的時候，他們早把我們一眼看透了，這不是中國人就是朝鮮人，不是朝鮮人就是台灣人……管不了許多，總之都是奴隸，牛馬，豬狗……你想他們還肯拿出好嘴臉來看待你們嗎？」住在茅寮屋，不得不低頭，「所以我們還是自重些吧，把嘴唇用鎖頭鎖起來，因爲我

們的話說在他們的耳朵裏，簡直是牛鳴或狗吠呀……」

『照老哥的話說來，在這裏，我們中國人是連說話的自由都無形地被剝奪了，那還了得？……』我有點憤憤然了。

『咳！老魯！你這個人到底有點孩子氣！這有什麼希奇呢！一癩蝦蟆休想天鵝肉吃』，我們現還要談什麼自由，希望得到什麼自由麼？——是的，我忘記告訴你了。當濟南慘案發生的時候，中國留學生不但在車上看中國書，說中國話要受日人的「恥」「恥」「恥」……的喝狗的侮辱，而且在街上走着的當兒，還時時刻刻要擔心自己的腦袋突然搬家呢……』

『……………』

C君的嘴巴，本像黃河，如今決了口，當然非瀉一個痛快不可了。於是，他就把許多許多的日人輕侮，仇視中國人的故事，如中國

留學生某某，在某地怎樣的被日人如打狗一般的痛毆，日本人怎樣地在貸間或貸家的招租貼上寫着。「支那人斷然拒絕，中國學生考帝國大學預科時，日人怎樣地派學校的門房來監考……等等，說了一大堆，用以證明他的『閉口主義』的正確，有理，穩當；並對我宣傳，大有要我覺悟（？）），皈依他的主義之意。

縱然C君是『老客』，縱然他說得有頭有腳，似乎『童叟無欺』；但我總不敢相信，以爲C君決然是『言過其實』；因爲：第一，在國內似曾讀過『老留學生』如周作人先生的論及日本人的人情怎樣好的文章，留下了一個頗深的印象；第二，一個文明國民的Gentleman對於居留本國的外國人，應當客氣一些，纔能被譽爲有『君子之風』；日本當然是東亞的『文明國』了，他們的一般國民對於國外人的我們中國人當然應盡其地主之誼，至少不會對於我們有着無禮的舉動——我

一直這樣地相信着。可是，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在這到處都好像生着爛瘡疤的東京街道往返的次數多了一些了，這當兒，我纔恍然大悟，曉得C君的話都是可以十足兌現的支票，而不久的以前，自己完全是被人家欺騙了。

日本人果然是人情很好麼？也許是，但這不是對於中國人——自然對於有紳士風的中國人如周作人先生之流，或許會另眼相看也難說；但我們這些躁暴跋扈的毛頭小子是顯然地幾千年也受不到此種「特典」的了——日本人對於居留本國的異邦人真的有着什麼客氣麼？也許有，但這決然不是對於我們貴國的外國人，正如決然不是對於朝鮮或台灣人一般。

雖然自己在這裏並沒有住得比較久一點；但是，他們所給與我的難堪的印象已夠深刻了。

由日常生活說起吧，

我們是住在一間下宿館裏的。在這裏，除了我之外，還住着幾個中國同胞和日本人及一個台灣人。但是，房東對於房客的態度怎麼樣呢？顯然的，有着很大的差別。對於日本人呢？雖然他們出的錢比我們少（他們對於中國人是公然歧視的，同是一間房子，日人若是十元可以租得到的，而中國人却非十五元不可了）；但對於他們却茶到水到，完全待以上賓之禮，日常談話時，敬語也用得特別多，簡直令人聽了會覺得肉麻；但對於中國人却完全換過了一副臉孔，差不多把我們當做贅瘤看待，半點客氣都沒有。但這猶有可說——或許是因爲他們對於自己同胞，特別表示敬愛之故吧？……而對於台灣人又是怎麼樣呢？大家一定以爲比待中國人更壞了；然而，事實怎麼樣呢？——

有一天，一個新由祖國來的中國人早上起得很早，在梯口碰見了房東

太太，她大概還沒有揩過臉吧，『眼花鼻茫』，以爲是台灣人，於是很恭敬的說了一聲『早安！』。但是，立即她知道弄錯了，就好像觸了最大的霉頭一般，說道：『唔！原來是支那人麼？真不……』。

不但下宿館的主人如此，就是澡堂裏的那個天天像觀音坐蓮一般，高踞櫃台而盡觀天下陰陽的女老板，有的也把我們中國人歧視得很利害。離我們這下宿館不遠的一間浴堂，就有着這麼樣的一位——人家洗好了，回去的時候，她必要照例說一聲『亞利那多稿潑予馬屎』（真是多謝你了！）的；但對於中國人她是絕對不說的，好像說了就要把身價降低許多似的。

這些不過就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一二說說而已；如果要一一說出，那就恐非編一本『中國人在日本被辱事件總錄』不行了。這些，不過就其中很普通的說說而已，若是要找那些更使人難堪的材料那也是隨

處而是，毫不費力的……

總之，無論在戲院裏、浴場中，電車上……無論在什麼時候，當他們看到了中國人，總不會把那對陰毒的，險惡的，仇恨的，輕蔑的……眼光，忘記攜帶在身畔！——尤其是那些頭腦已深中了軍國主義的毒素而不可救藥的三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和老頭兒。他們都好像特別爲着中國人生下了一副似乎給人家打了一千下『屎鞋隻』一般的板臉。每當逢着了他們的時候，我總是好像聽見他們在罵着——呸！你這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的豬羅！不知死的奴隸！

在這種到處都要受到強烈的刺激的氛圍裏；雖然我徹始徹終不是一位狹隘，淺薄，可憐且可笑的愛國英雄；但不瞞人家說，我的民族意識漸漸地抬頭了，不知不覺對於日人起了極端憎恨的情緒。

『日本小鬼，除了那些很屬少數很屬少數的年輕的少女之外，通

「通都是可惡到豈有此理的！」

一位朋友在有意無意之間說出來的這麼樣的一句話，也被我無條件地斷然肯定了。

然而，然而，這種觀念，並沒有在我的腦海中留存得很久，如今，雖然其間的距離并不長，但我是再也不會那樣想了！

假如有人要問我，這又是什麼理由呢？

那麼，我的答覆非常簡單——

因為我發見了另外一種的日本人！

據說是因為犯了『帝國』的什麼大法，所以去年我們這些簡直等於沒有祖國的中華留日學生，男男女女都如做了強盜一般，陸陸續續地給警察和暗探先生們用縛豬或牽牛的繩子綁去了三四百人。經過了種種全世界的壓迫階級對待被壓迫階級所必採取的嚴刑拷打，和幾個

月的非人的牢獄生活之後，就一個個被認為危險份子，有礙治安，一羣一羣地被解押回中國去了。但是，最後還剩下二三十人（也許不止此數）說是所犯的罪未免太大了，現在就輕易地把他們送回中國去，顯然過於優待，殊不足以警効尤；因此，都由警署裏提出來，關進刑務所或未決監去。而朋友L君，也是其中的一位（我們且在這裏祝禱他們的平安吧）！

是禮拜三的一天吧，我剛剛從學校裏念完怕他苦死……回來，忽然碰見了M君。他告訴我說，他們已經把L君目下被禁在市外某刑務所的消息，從警署中打聽出來了；明天上午他打算去看他，並送點衣物進去。

『你也和我一同去好吧？』

自己雖然千多謝萬多謝帝國警探先生們的厚愛，也曾有過一度的

機緣，被『請』到早稻田警署裏去『坐談』；但久仰大名的刑務所，可沒有去過，頗欲乘此機會去觀光觀光；於是，對於M君的提議，就毫不躊躇的表示了同意。——自然，想看看L君究竟被打被餓被凍成了什麼樣子，也未始非一個很重要的動機。

次日的午前八時，我和M君已各人在脅下挾了一大包衣物去到刑務所的門前了。

又高又厚的粉牆在眼前很傲慢而又很兇惡地站立着。這牆，延長着，轉幾個方角，把一塊頗爲廣闊的地面劃入牠的範圍之內，再被人在其中建造幾個囚籠，於是就成功了一座人間地獄。在那裏，不曉得究竟貯藏着多少悲慘，罪惡，黑暗……在那裏，不曉得究竟滲透着多少被損害者，被踐踏者的血與淚，不知究竟消磨了多少生命與精神……真的，當牠最初映進到我的眼簾中的時候，自己的心不禁在靈魂

之深處戰慄起來了。我認識，那正是吞噬人類的血與肉的魔口，我認識，那正是殘猛的巨獸的利爪……牠企圖着把整個被壓迫階級，都一個個的吞進去，一個個的抓進去……

鐵門的旁邊，站着一位雷公嘴的兩脚的守門狗。當他看見我們這兩個中國人的時候，眼睛裏就閃着憤恨的惡光，好像我們曾經殺死過他的幾位父親一般地。但是，這大概是因為M的話語說得十二分謙卑之故吧，出乎意料之外，他竟沒有怎樣難為我們，就把嘴一咧，交一塊作為通行證的小木牌給我們。

這當兒，大約正是被規定的探監時間。一入門，就瞧見了許多人頭在牢前的小空地上移動着，不用介紹，就曉得他們也是探監的。這許多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走着……有的是男，有的是女，老的少的也不少……許多，許多……

但，不管他們的性別，年齡，動作怎樣地不相同；而他們之間，却很明顯地有着一個共同點：

憂愁與貧窮！

看吧！一對對緊蹙的眉頭！一副副菜青色的臉孔！一件件破舊襤褸的衣裳！

真的，假如有着一位象牙之塔裏住着的幸福而愉快的詩人想在這裏找到些歡情與笑意，那他就非失望而去不可；假如有着一位劫賊，想在這裏搶幾件華服美飾，那他也一定會一無所得。

不錯，他們並沒有坐牢，而且正以『自由公民』的資格來探問他們的丈夫或妻子，或親戚或朋友；但是，大部分的他們，和『監房鬼』又有怎樣的區別呢？我想，他們之中，且有着不少的人正希望能夠藉坐牢來解決自己的衣食問題呢！

唉！探監的已是如此；那末，被鐵壁銅牆裏囚着的又是怎樣的人呢，這就連三尺童子也可以想到了。

然而，這一切並不足以引起我的奇異，因為自己的腦子雖是笨得可以；可是『貧乃罪』的現社會的哲理，多少是有點理解的——不能不使我深深地驚異的是他們的眼光！

因為受日人的冷眼和仇視的機會太多了，所以每當跑到大庭廣衆之間，自己雖然並沒有實行C先生的『閉口主義』，但總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像是一頭牛看見牧童舉起了竹鞭時的說不上準備的『準備』，這差不多成爲本能的了。那裏已經有着許多日本人，自然免不了有所『準備』。但是，這一回，却出乎意料之外，完全用不到牠。

在一羣探監者當中，忽然跑進兩個外國人的支那人，當然他們都不免有點驚奇了，每一個人都似乎在心中這麼的說着——『怎樣一回

事呢？難道連到這裏來留學的中國學生也同樣地要給他們囚禁不成？……當我們把探望犯人的一切手續去詢問他們的時候，他們顯然都很親切地，溫和地，同情地搶前來惟恐不詳的告訴我們。其中有幾個年青的更來得誠懇，真摯。

這對於我真是一種奇蹟！我破天荒發見了這種完全不同的看待中國人的眼光！

要探望一個鐵牢中的犯人，牠的手續的麻煩，恐怕也不減於一般人去拜見什麼主席或委員的時候。最先，要把那塊小木牌拿到裏邊去領一張許可證。在那裏，你和犯人有什麼關係，爲什麼要探看他，以及探監人的身分履歷住址年齡都要說得明明白白，然後，你纔可以領到許可證。領受的時候，是按木牌上的號碼的先後爲序的。等了許久，好容易喊到我們的號碼了；但是，糟天下之大糕！那位畜着兩撇

仁丹鬚，令人一見就不免想起鄉下打醮時的閻王的臉孔的獄吏，把一本厚厚的簿子翻了一翻之後，却幾乎是用着叱喝的口氣說道：

『並無此人！』

這麼說了，他就露出不許對方再有所質問的神氣，把臉孔避開，高聲地叫起後一個號碼來了。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得退出來，走到門房裏去，把L君被移提到這邊來的日期問清楚了，纔重新回去，請他再查一查。這樣，他纔只得萬分不耐煩地，無可奈何地把別一本簿子仔細地翻了一翻。結果，查是查到了；但他說，這是『思想犯』，不准別人來探望他。——這不啻是一桶冷冰劈面淋來，彼此互相地看了一眼，兩個人都有點茫茫然了。

『這是什麼理由呢？——絕對不能嗎？』M青着瘦臉，低聲裏顯然混和着悲與憤。『那末，衣物總可以送進去吧？……』

『……』但是對方好像忽然病了喉嚨，不答。

絕望了……

我們只得頭昏眼花的退出來。

忽然，背後有人跟着來了。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肌膚黃瘦的中年婦人，手裏也拿着一塊小木牌，這可以證明她也是個探監人。

『你們不是想探看獄中人嗎？』

『是的，怎樣？』我們站住了。

『那傢伙真可惡！』她切齒地說着『我來告訴你們——』

她說，我們可以到裁判所去領許可證，然後來到這裏，那傢伙就不敢不允許了。

她又說，帶來的東西可以交到取扱所（辦理處）去，他們將負轉遞之責。取扱所就在門首，那個橫着『×××刑務所指定取扱所』的

便是。

她的態度是那樣的誠真，關切，慈和……『雪中送炭』，我們感激得幾乎把眼淚流出來了……

跑出獄門還沒有到一百步，果然有一間取披所在着。我們高興煞了，馬上就跑進去了。

一樣穿着警服，但神情却比普通警察和厚得多的辦理人，把我們拿來的東西一件一件地檢視着，很精心地，很仔細地，好像恐怕我們由那衣袋裏或書本中把手槍和彈丸裝進或夾進去一般。這也因為『君是『思想犯』之故吧，對於書籍尤其點驗得精細，結果連『金剛經』『孟子』……都被認為『不穩』，不由分說的退回來了。

『手續費一角。』檢點好了，辦理人就這樣對我們說。
M發了怔，兩眼釘着我。

『什麼？要錢？』

『不要緊！一毛錢，就給他敲竹槓也有限啦！』我覺得他未免太小氣了。

『當然！但，因為來的時候用不着坐車，所以我一個仙也沒有帶呢！你有麼？』

貧窮簡直和我的心愛的人兒一般（假如是有着的話），是少有離我而去底時會的。說起來，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當中，在我身畔能夠找到幾個零用錢的時日，至多也不過是三五十天而已；而這一天——也是因為L君的命運大乖了之故吧——却偏巧不是其中的一日。

——那怎麼辦呢？這真把我們急煞了！

這時候，一個老頭子的，穿着工作制服的勞動者從外邊跑進來了。他也和我們一般，挾着一包東西。來做什麼的呢？這是無需說而

自明的了。

『那就只好對不起，勞你們拿還去了。』辦理人把檢進去了的東西再拿出來。臉孔上面，透出一股輕蔑的微笑。

當我們伸手去拿時，兩頰也似乎着了火。

這種情形，可把剛剛跑進來的老頭兒弄得莫明其妙了。

一半似對着辦理人，一半似對着我倆，他如此的發問。同時，還很敏捷而機警的把我們打量了一回。

『……手續費不是一角麼？但他們沒有。』辦理人爲他解釋了。

『這樣麼？——你倆是支那人吧？——大概是忘記帶來了，我想；好！不要緊，我這裏有，用不着再拿回去了。』

不管我們同意不同意，一壁說，一壁他就把錢袋子由胸間拖出來，將一角錢丟在蓆上。

越來越奇了！這不是簡直近於不可思議一類的事情麼？一個日本人竟對中國人這樣做着……就是自己親眼見着，親耳聞着，也覺得有點不能相信呢！然而——

『那就太對不起了，明天我們送到府上還你吧！』

『那算得什麼呢！』他微笑着。我記得自己從來沒有看到過比這更慈和，更仁愛，更受感動的微笑。

等到老頭兒把事情弄妥當了，我們就跟着他跑出來。我倆一定要他把住址告訴我們，但他一定不肯。最後他給我們糾纏得有點不耐煩了，就向着我們很沉痛而又很有力的低聲說道：

『雖然我已經老了，但我的頭腦並不糊塗——支那的兄弟們和我們底最大的敵人是共通的！爲着獄中的勇敢的兄弟，拿出一毛錢來，這是我的義務和責任，是我頂願意做的！現在，雖然很窮；但還沒有

到缺少這一角錢就要餓死的程度，爲什麼要你們麻煩，送錢來還我呢？……』

說了之後，他就和我們深深地點了一點頭，向着一條橫街跑過去
了。

我倆一句話也沒有說，呆呆地站着，直到他那斑白的頭遙遙地在我們的視野裏消失了之後。

自從這一天起，我纔深深地，明瞭地意識到這裏原來有着兩種不同的人類。一種對於中國人的態度是輕蔑的，仇視的，狠毒的……還有一種却完全相反：是同情的，親切的，……

而後面的一種，若單就都會裏說來，他們的名字是——
普羅列塔利亞特！

一九三〇，三月，十二日於東京

潭子灣的故事

孟超

內外棉紗廠東五廠的門口，那裏叫做潭子灣。

淤積着的污穢的臭水，雜聚着的叢生的亂草，旁邊，一個曠場——一個合運動場一般空闊的曠場。

紗廠是日本人開的。

平日，這裏是很呆板的，每天放氣聲照例的響，清晨一羣羣工人走過去，傍晚又一羣羣的走回來，自從開廠起，總是這樣的平凡。

可是，這種安甯，終有一天被了資本主義——尤其是國際的資本主義——捶擊的發生了震動，合水裏的波紋一樣，不住的向外擴大的蕩漾。

最後，起了大大的騷動了。

在曠場上圍滿了一堆一堆的人，搔耳挖腮的憂悶着的，握拳捶胸奮激着的，嘖嘖咕咕私語着的，……不像平日那樣和平甯靜。

放氣的聲，早就不響了。

廠門口裏，加緊了武裝的便衣的探捕，如臨大敵的索巡着，鐵門開着一扇，從門外向裏邊看去，在森嚴莊肅中，却露出了一種沉沉的死氣。

本來這紗廠的用意，是合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差不許多，起碼也是在經濟的侵略上，在推廣市場上，有他很深的作用。

在他們物質文明的高貴民族的眼睛裏反映出來的中國人——尤其是窮苦的做工的人——大約是合非洲人差不上下。

聚攏了一兩萬的囚首垢面的人們，在機器輪子底下壓榨着；他們

的血，他們的汗，他們的勞力，已經都全部的拍賣了，但是還不住的進一步的在抽筋剝皮，雖然皮膚的顏色有些兒不同，可是這市場，東方的黑奴的估價，並不算怎樣的高貴。

資本家已經是很利害的傢伙，況且又穿上外國的鋼馬甲。

惡鬼，凶得很！

事情爆發。

其初——

增加工作的時間，是個箭梁；一切的壓迫，一切的待遇，在這裏，很好的導火線燒着了起火。

大家依然合平時一樣，經過了窄的小道，嗅着潭子灣裏的臭水，走進廠門，眼前一個皇皇的佈告。

條文似乎不須列舉他，總而言之，增加工作時間就是增加工作時

間。

道理——不必有！

紙上的日本字中國字跳舞着。

大家忿怒起來。

——他媽的！

——緊加緊的事體來了！

——怎麼樣？

——受呵！

——渾蛋！工賊才這樣哩！

——提條件！提條件！

——包圍寫字間！

——痛快一下子，出出這口烏氣！

人越聚越多，話頭是複雜的；但是，其初是在猶豫中，在懷疑中，在動搖中，後來却堅定的蜂一般的湧起來。

——……

——……

——轟隆！……

——轟隆！……

——轟！

聲音太多，不清楚，漸漸，春雷似的，齊了大眾的調子。

一個人——青年——跑向前來。

——走，打進寫字間！

蹺着小鬍子的東洋人，手槍從懷裏拿出來，向着人羣。

籐的棍子，鐵的棍子，皮鞭子，一切都舞動起來。

大肚皮的人，探身吧？站在寫字間門口，阻住了進路。抗拒，擁擠着，擁擠着。

突然，廠門關了。

——叮命令！叮命令！叮命令！……

電話聲，從寫字間裏邊透出來。

五分鐘後，戈登路捕房的巡捕：一大隊來了。

羣衆的包圍以外，又加上了一重包圍，裏邊，已經從和平的要求，轉變到激烈的爭執；外邊，已經從準備的壓迫，發展到強暴蠻橫的屠殺。

——反對增加工作時間！

——反對增加工作時間！

羣衆的力緊了。

湧，湧，湧，紊亂地。

兵……兵……兵……

排槍。

有人倒下了，死，一會兒的工夫。

他叫顧正紅，一個勇敢的戰士！在初開幕的時候，他硬吻着死神
的嘴。

犧牲了，雖然容易被有錢的人，紳士，委員們忘却的，可是窮苦
的工人的史冊上，這成了一件偉大的事件，一個不朽的人物。

這是潭子灣故事的開場。

＊

＊

＊

＊

大家要抱義氣。

七廠，九廠，十一廠，在鬧事的第二天，統統都停了工。

潭子灣這樣冷冷清清的地方，生動起來，像熱鬧的市場一般；但是每個人在這裏奔走着，心裏都是悲慟合憤怒交織着。

工會裏——

三間工人住的平房，幾張凳子，幾只檯子，却是很有秩序，表示出工人組織的力。

糾察隊組織成了。

爲了保持工會合羣衆間的治安；爲了打擊破壞工人鬥爭的賊，合欺騙工人的狗。

昨天毆打了一個探頭探腦來探聽消息的家伙，今晨又驅逐了一個被外國人用金錢收買了，想要離開工人大衆，替資本家組織工會的崽子。

小鬍子的東洋人雖然有手槍，也不敢走近這廣場一步；探夥們，

三光碼子，更不用說都躲的遠遠的。

這裏的確是工人的世界了。

工會的委員會開過了，決定要開追悼會，並且作一個大大的示威。

廣場更加緊張了。

來來往往的，各處的工人代表，店員代表，學生代表，都來慰問，在都會上，只有工人店員學生才能誠意的聯合。

會場雖然很平庸，幾張方檯疊起來，成了講台，全場裏懸滿了紙的布的標語合輓聯，這樣簡單的禮儀，比有錢的人大出喪是要隆重的多，因為看大出喪的人，都是快活的笑臉，這裏是沒有的，心裏的熱血，流轉到面部，誰都是悲慟，憤激，合狂怒。

一隊一隊的來了，來了。

廣場裏圍滿了，六七萬人吧，學生十分之二，店員不足十分之一，其餘，其餘都是工人，都是工人。……

絡繹在道上的，散往各處編成講演隊在講演着的，走到半道上被扣留到巡捕房的。……在外。

鈴響。

不斷的有人講演，穿短衣佔多數，有幾個穿西裝的。

飛，飛，傳單，傳單。

募捐隊來來往往的。

——打倒帝國主義！

——替顧正紅報仇！

全場裏，雷一般的震動。

×××的政客們，那時狐狸尾還夾在屁股洞裏，沒有露出來，還

需要民衆替他們打天下，也都戴着鬼臉兒，妞妞妮妮來貓哭老鼠。

北洋軍閥太笨了。

馬隊衝來了，喊着：

——快散！

——快散！

——趕快散！

羣衆一動也不動。

臭蟲一般竄來的軍官，硬勁使不出笑臉露出來了。

——嘻嘻！嘻嘻！……

——媽的！

——我是被派來保護大家的，嘻嘻！……嘻嘻！……快些結束，

不要鬧出岔子來，引出交涉，吃不住！大家！我！

——他媽的！

——放屁！

軍官臉上的顏色白一陣紅一陣，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沒了，帝國主義的狗，是這樣，人多了，不敢動。

兵士也罵，罵軍官。

台上維持了秩序。

——遊行！遊行！

——我們要繼續的奮鬥下去。

.....

.....

第二場，這是第二場。

故事已到了，漸漸地，漸漸地，展開的時候。

援助顧案！

＊

＊

＊

＊

全市的工人動起來了。

學生總會，學生聯合會，全市總罷課的命令下了，從工人擴大到學生的周圍。

街上不斷的有拿着小白旗的講演隊。

學校裏大半都成了老秋의 樹林，冷清清的。

大學教授，似乎是智識份子，但是除了一部分喝過醒酒湯的以外，大半他的知識就是他的那畸形的學術。

有的，茶色的眼鏡，看不見這事件的國際性，愛國——狹義的國家主義，是流行病。

有的，管他媽的，橫豎不要到校裏替學生在簽到簿上畫到，樂的

空閑，跑跑遊戲場，打打詩謎，捧捧戲子。

社會主義者是最高尚的吧，但是，有的，準備開工廠來作社會運動——這是實際行動者口吻。有的，中國的工人運動還早哩，早哩，讓我先關緊了亭子間，來研究一下再講。

.....

然而，學生的頭腦都不是化石，早已被了熱烈的工人羣衆的鼓舞，跑上了前線。

五卅！

這天清晨雨微微的。

潭子灣，是不會沈寂的，浪潮只有一天一天高漲，這天工人羣衆又出動了。

學生會的急足，在半個鐘頭以內，把消息傳遍了各學校。

到南京路！

到南京路！

新世界，浙江路，拋球場，外灘，東新橋，火車站，……

講演，傳單，口號……

上海，火一般了！

捕人，捕人！

南京路捕房，四馬路捕房，捕了一個，十個繼續着。捕房裏邊已

經容不下了，外面馬路上還是潮水般的增加。

集中！

腳踏車來往的傳達，叮噠！叮噠！叮噠！……

羣衆擁滿了先施公司門口。

鞭子，皮帶，自來水管，打着，打着。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

兵！兵！兵！——排槍！

英帝國主義也開槍了，倒了一個，二個，三個，……十幾個。秩序突然亂了！

兵拉，兵拉，兵拉，……兩旁的店門關了；電車走不通，換了路徑。

馬路上鬼嚎一般的噪雜。

工人身上是出血的，學生們，市民們，身上也都出血了。

血的上海。

狂亂而緊張的，半點鐘。

——被壓迫的中國人起來！

——包圍總商會！

商人也需要反對資本主義的侵略，要來援助這被屠殺的工人學生市民，但總商會的命令不容易下。

雨又落的緊了！

雖然堦石上的血跡被雨洗淨，却永遠印在地層的最深處。
南京路的空氣漸漸的清冷，熱流又移向了總商會的門口。

一重，兩重，三重，包圍的緊緊。

——推舉代表！

——推舉代表！

七八個人，——四五個學生，一二個工人，來接受會長先生的傳見。

會長是個大塊頭，驢子的面孔；還有好幾個董事，扁的，長的，圓的，大半都是國貨，也有幾個像舶來品。

代表述說了來意。

他們似乎很爲難的，你瞧着我，我瞧着你，都不響。

代表激昂了。

他們總是沈默。

緊張中，聽差從容的端上茶來，會長向他瞪了個白眼。

外面高聲嚷起來，窗子上的玻璃都動彈。

董事們膽子不大，腿抖起來。

會長向他們耳語了一回。

大家都不說話。

——簽字！

——簽字！

外面的羣衆已經不勞會長先生費神，替他擬好總罷市的通告的草稿。

人擁進了一大半。

包圍到了辦事處，會長先生也窘極了，伸手接過那草稿，沈吟戰慄的讀。

——簽字！

——趕快呵！！

——好，好，好，好，我，我，我是尊……尊重大家的意見呵！

圍解了，會長身上出了一身臭汗。

雨還是不住的落。

晚上同仁輔仁堂添了幾口薄棺材。

潭子灣的血跡，還是繼續向外點滴。

＊

＊

＊

＊

不斷的又屠殺了幾天，大學封閉了三四處，商店碰毀了好幾家。恐怖的世界，同時也是死寂的世界。

全市是在靜默合休止的景况中，罷市，罷工，罷課的手段，在合排槍，搜捕，武裝，對持着。

募捐，從上海擴大到近郊的城鎮。

學生會的代表，奔走到了各省，在各省也擾動的揚起了反帝國主義的風波。

.....

.....
這樣的，這樣的。

不過，狂熱，是隨着他們的階級而漸次消滅的，巨烈的風浪，不到半個月，便漸漸，漸漸露出衰落的現象。

誠言報——英帝國主義的喉舌，亂造謠言，向着全世界，向着中國的落後的羣衆。

商人——重利的大肚皮，開始動搖了，因為他的牟利的慾望支配着動搖了！

他們離開了整個應戰的營壘，他們分散了鬪爭的勢力，他們從自己羣衆的身邊，投進了敵人的懷裏。

他們開市了！

市面也許因為血跡還沒根本洗淨的緣故，依然還是冷清清的。

學校的校長先生們也從口是心非的唯唯訥訥的隨從，轉變到由罷課而提前暑假。

學者——資產階級的小丑，社會民主主義的學者，因為是喝過英國的腥水，胃臟裏似乎也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渲染，提出了單獨對英的口號。

總商會也有了調和式的修正而滲入許多欺騙羣衆成分的條件。然而，工人們！急進而堅決的學生！依然還是堅持。

漸漸的，漸漸的。

政府——中國的政府，當然是帝國主義提調下的——也開始動員了。

限制了學生運動，在一定的範圍之下把鬪爭的步調束縛了。

封閉了工會，加緊工人活動的禁止。

學者們的新花樣又有了：

——讀書呵！救國呵！讀書不忘救國，還是讀書吧！

學生們大部分也放厥辭的垂了頭皮。

資本家的工業投機也來了，却想着開辦工廠，趁機會來賤買了工人的勞動力！

可是工人羣衆，在這時候，戰鬥的疲勞過了，艱難的奮鬥過了，兩手握着的的是飢饉合失業，在廣漠的工廠區域裏躑躅着。

但是，幻滅合頹敗，在他們心裏是絲毫沒有。

失業的合在業的緊握了手。

認清了軍閥，資本家，大商人，無恥的學者，欺騙的教育家，：

……

他們的面目，都是狗——帝國主義的走狗。

從此，這鬥爭轉變了步伐，民族觀念去了，向着外，還向內，繼續着不會止休。

工人們，在進展的奮鬥：

向着帝國主義！

向着一羣一羣的狗！

潭子裏更沒有止水，但是不斷的在流。

塘場裏的鯉，奠定了工人爭鬥的根基。

※

※

※

※

五年以後。

潭子裏水的照常淤集着，沒有甚麼變動。

可是工人的情緒是更不同了，經過第一個革命的漩浪，又到了第

二個更洶瀾更擴大的革命的漩浪。

這時候——

他們是經過了幾次不斷的合周遭的敵人的抗拒，他們曾一度突擊

肉體，奠定過五人領導的政權。

時代，是與被他們緊握住。

同時。

全世界的被壓軋着的人們，伸出粗的手，黑的手，枯黃的手，準備一個聯合的血的狂舞。

鄉村的農民，也從遊擊戰，轉變到省縣佔據。

士兵不斷的在統治者的指揮刀底下嘩變。

市民也都被捐合稅逼的哭。

工廠更是在蕩動裏。

潭子灣的周遭，攢動着的羣，前邊，前邊，仍是最前邊。

但是——另一方面。

帝國主義的刀刀，還是不斷的滴血，一殺就是好幾十。

新軍閥比舊軍閥的面孔愈凶惡。

黃色的工人組織，小狐狸尾巴擺呀，擺呀，玩那巧妙的魔術，在欺騙人。

社會民主黨的學者，把他們的書籍，從亭子間裏搬到街上了。

一批一批在大波浪裏滾出來的怯弱的傢伙，也在那裏高調的取消了革命的前途，否定了這新展開的時代。

他們把紅的長衫脫了，披上黃龍馬褂。

混騰騰的烏氣向着這大的市場籠起。

一切，到了最後一幕的最焦點。

白的波浪，紅的波浪，對衝。

前面的燈光，照出一個總的同盟鬥爭的路。

在這裏。

潭子灣壩場已經擴展成一個全市場，全中國，全世界的壩場。人頭攢聚着，不能數。

呼聲，呼聲，變成怒吼。

工人，農人，學生，商人，一切一切的市民，在黑影裏奔跑。新的幕漸漸的升起。

潭子灣的小小的源流，已經成了江河。

總的血流，就在最近。

這樣的開始合他的萌動的結束。

這是潭子灣故事的大概。

有什麼話好對人家說

與冰塵

死刑囚！

死刑囚倒並不是怎麼樣可怕的事，難堪的僅僅是寫在判決書上的這麼三個字罷了！所以當審判官在判決書上寫下這麼幾個字的時候，常常是要皺着眉頭考慮三分鐘以上。其實呢，問題的本身倒並不在一個怕字上。

有許多人是這樣想，死刑，這根本是個怕人的事！所以有許多人情願在馬路上做路倒屍，永遠像牛馬這樣馴服着。他們要維護着和平，因為他們怕！

於是不得不這樣說，對於這些人，囚牢和死刑是發生了効力了！

坐監牢，雖則不是一件怎麼樣苦痛的刑罰，但在初進牢獄的幾天裏，真是難堪到極頂了！尤其是長日的無聊，簡直是苦煞人呢。牢獄，這是一般人大家知道的。骯髒，殘忍……有好幾回我的確忍不住。我常常咬緊了牙關，用勁在自己的身子上抓一把，有時竟把血都抓出來了，在肉體上感到過分的痛楚的時候，精神上的難堪才稍稍可以忍耐下來。但在肉體上的痛楚漸漸減褪了時，精神和肉體的兩重的苦痛深深地把我抓住著，這個時候的難堪，才是人生中難歷的經驗。加着我的很會幻想的腦神經，簡直逼迫我起了好幾百次自殺的念頭。雖則，我還是這樣活着，但是身心上的痛苦實在是夠受了！

本來，我是早就可以死的了！而且用不到我自己來費神，他們是很靈巧地，祇要一刻兒，就把你的生命送掉了！這比我自殺要容易得

多。然而，我還不能死，而偏還要我等着。這難道是對的嗎？他們的那種人道主義的做法，或則，這也就是我的責任？

責任？對於這樣一個未成形的孩子：這是否值得我爲他——這個小東西而犧牲呢？難道我必得要在這裏，這個慘酷的牢房裏等待着他的出世麼？這個小東西，他能知道些什麼呢？他要幹些什麼呢？啊！這個未來，這個小東西的未來！

尤其是他們，這些統治者們，固然是這樣善心地對待着這個小東西，然而，他們將來會給他些什麼呢？

會變成什麼一個樣子啊？將來！

一個晨光熹微的早晨，我那單身房內還是黑暗得很，由一個開在高處的一方小窗洞裏射進一點淡薄的晨光。我突然從地板上豎了起來，在牀上坐着，長久長久沒有動顫。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這裏永

還是灰色的。由這一方小小的包着鐵棍的窗櫺中望過去，那是一列高聳着的堅壁。那邊和這邊完全是一個樣子，聳直的堅壁和包着鐵棍的窗櫺！這裏是幽僻的，陰森的，在在使人不快。在這一列堅壁的頂上，露出狹狹的一條天空，看得見一塊淡薄的浮雲飛快地跑過去，時時露出一小點蔚藍的晴光。當我從被絮堆裏站起來的時候，一條僅見的天空立地消失了，整個小窗洞完全遮蓋着對面的那道牢牆！我在牢房裏踱着步，用力吐着氣，時時坐下來看看這一狹條的天空，一點點的晴光，一堆堆的浮雲……這浮雲有多少大？這慘靈的天空或許會下雨吧？這整個的天空中，是否有一塊使人暢快的青天？……但是我目的力所能及的，祇不過是這僅有的一狹條！其餘都是陰森的，可怕

的堅壁！於是我又蹲下身來，一直把我的臀部放到地上，我想要多看見一點天空！啊，天空！我甚至睡倒在這水門汀的地板上了，天空還

祇是這狹狹的一條。

當我頹然地躺到被絮堆裏去時，打了一個沉長的呵欠，兩眼頂着壓到頭上來的屋頂，啊，疲倦了……身子也軟弱起來！

一度的疲勞之後，這小東西又在肚子裏作起怪來。他在肚子裏蠕動，蠕動着，他在爬！

我把身子漸漸地翻轉過去面對着牆壁。這裏沒有微笑也沒有哀傷，這裏祇是漠然！這時我突然覺得有點暈眩，額部發着熱，我很想把眼險閉攏來再睡一睏，但是這小東西偏會不給我安定！

這樣躺着，躺着，想着過去，想着未來，心裏突然焦躁起來，全身的血液奔騰着。於是把雙手撲過去，手心抵着堅冷的牆壁，漸漸地又把臉兒湊近去，身子靠上去，兩眼凝視着壁上的黑斑。這些黑斑，那一個像人，那一點像個手槍，還有一個炸彈！啊，這裏有無數的手

槍和炸彈……太害怕了！

我的身體和牆壁靠得緊緊地，牆壁的冷氣稍能調節着我體內的悶熱，這樣我的腦神經稍稍清醒了一點。但是我總不能抑止着我的紊亂的思維，我的腦海中永遠澎湃着忿激的狂飈。我曾不斷地思索着，我能用什麼方法去衝出這緊鎖着的重門，我怎樣能夠重新回歸我們自由的天地？到我過分憤激的時候，我想到我能用什麼方法去燬滅這個世界。我希望這一間屋子是一個炸彈，這個炸彈爆發起來的時候，可以把全宇宙上的一切建築物統統震倒，我們要重新建造起我們的新的家！假使這是可能的話，那我要做這個炸彈的炸藥，我要做這個導火綫，我要先爆發起來！

當然，這是空想，而且是過分地愚笨了。但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却什麼都想到了。

但是，這裏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會有！這裏是墜壁包藏着的一小部份，這部份是過於渺小的；在這內面，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沒有上帝也沒有人，這裏祇有我和這個未成形的小東西！

在這整個的牢獄裏深鎖着的，當然還有其他的囚徒，但是有什麼關係呢？各個囚徒就是各個的自我，在這裏沒有羣衆，更沒有社會：：這個就是使我不能忍耐的，人是不慣於孤獨的，尤其是在這生之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有一點什麼！

我把頭向那邊側回轉來，把視線投向高高的窗框去，那裏有我酷愛的天空，天空中跑着無羈絆的白雲，白雲中時時露出一小點蔚藍的晴光。俺，祇有這一點點還是依舊，祇有這一點點光明是我生存的昭示。：：我長久長久祇是凝視着這一塊狹小的天空，這天空中有我的希望，有我的過去與未來，有生也有死，在那邊的天空底下，有我們

的一切，有我們放縱了去的一切。我想望着，我懷念着，在這天空底下，有生的形影，有死的徵象，那裏有我經驗過的與未曾見的。

這真像飛過的天底下，一定還有拘捕我入獄的官吏，有科人罪罰的執法者，並且還有觸法的同志。那裏有牛馬，也有御者。他們鬥爭着，他們在太陽底下不斷的生生死死！

不知道他們把這世界弄得怎樣了，他們簡直不讓我看一看。

：：這小東西，他却不斷地蠕動着，似乎他要爬出來了，他也要看一看這個世界。他的父親和他的母親所生存着的世界！

留給他的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自由的天地呢，鋼鐵的牢籠？

興奮的時候似乎是過去了，一切的有生命的都像是死寂了。在這裏祇有我一個，在這裏太孤單了，在這裏簡直不相信還有其他的一切

是存在着的。啊，那時候，那個在自由的天地下面的時候！

我想到我的被拘捕。

——現在看來，那個自由的天空底下，那裏的廣大的人類的集團，他們整天在吼叫着！

他們吼叫着餓，他們吼叫着沒有娛樂。那裏成隊的用手工作的組人，整天在出盡死力，流着血汗，他們在製作供給享樂的一切，而他們自己却挨着鞭打。

這廣大的自由的天空底下，正是一個鐵打的囚籠！這裏牢籠着無數的勞苦無告的兄弟。

自由的不是我們。

我不過是從那一個牢籠換到了這一個牢籠。

那裏大的牢籠和這個小的牢籠，同樣沒有我們自由的天地。這個

豎着墜壁，扣着鐵鎖的牢獄是可怕的，這個白雲飛過的天空底下同樣是可怕的！我們懼怯着這個小的牢籠，我們就不得不屈服在這大的牢籠裏！

——反抗呀，兄弟們！

——奪回我們的自由，同志們！

在我的肚子內蠕動着的小東西，你的將來是怎料？你不生存在那大的牢籠中，你就生存在這小的牢籠裏！這牢籠，就是在你未出世之前的好幾十世紀已經預備下了！

是否你就這樣生存下去？

我這樣繼續不斷地思維着，我的充血的腦神經絕對不讓我有一刻兒休息，結果是使我得到了長期的失眠。因為失眠的緣故，頭腦總是昏

沉得厲害，憤激與頹唐的情緒，簡直不由我的意識來作主。

在床上躺下得不久，又翻身坐了起來，背脊靠着牆壁，長久地默然無聲。

忽然，在聽覺中感到一陣隱微的哭泣聲。

總之，這是過於傷感了的一剎那！

這個哭泣聲，在初是低微的，細碎的，似乎於深夜裏的宿鳥在振翅，這聲音帶給我的是一種幻滅的靈感。我從意中，我從床上坐了起來，靜心去搜索着。然而由於我的注意力的集中，這個聲音立地消失了。一刻兒後，當我疲乏地聳了聳背，不再注意着的時候，這聲音又起了。並且比較明晰地，更嘹亮地嗚咽起來。

——這是不是那個小東西在奇怪，這未成形的小東西，他還沒曾見過這個世界呢！

不。這不是一個人的聲音，更不是普通所聽慣的哭泣聲。這是羣衆的號叫。

於是我懼怯起來了，我掩住了我的兩個耳朵，我真不敢再往下聽了。

這是誰人能！這太可怕了！

是什麼一種聲音呢，是羣衆的聲音嗎？是羣衆的？而且是哭聲呢！

羣衆是潰退了麼？羣衆的全體被拘捕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已被這一種聲音所懾服了，我已完全被感傷所襲擊而無法反抗了。我靜默着，這聲音是更厲害地襲向我來，我煩躁着，四圍的墻圍住我不能容我動彈得一點！

這是一種矛盾，是無可奈何的矛盾。我感傷，由感傷而煩躁。但

是這封信，是這封信，這封信可以解決的。這是我的根本的高貴之……

我從面部又焦熱起來。我又側轉身去，把臉部緊貼着牆壁來取

當我的面部重新貼上牆壁去，兩眼凝望着牆壁上的斑蝕着的手槍

和手彈時，在這壁上却又找到了一個新的發現。

這是一封書信

是用指甲來很纖巧地劃在水門汀的堅壁上的一封書信。雖則字句

是模糊的，但是我可以揣摩着來讀下去。

這是寫給他的母親的；

——這不是死的問題，而是生之抗爭。父親是死了，他是死在窮

和餓，你，母親，你也要死了。你也是死在窮和餓！我是死在斷頭臺

上，也是爲了窮和餓，我們都是死在窮和餓裏，都是死在吃飽了飯的人的手裏。但是這個不是死的問題，而是生之痛苦。窮並不需要悲傷，這是求生之路！

我所能認識的和接觸得到的僅僅祇有這幾句，但是已經夠了，這已經是他所要說的全部了。他還瞭解着這信條，他希望以後能夠捕的囚徒們中，能有一個可以回復自由的人給他傳遞。

死刑早就是判決了，這個工作，我是不能幫助他的了，就是把這信能夠傳遞出去時，他的母親已經是一堆白骨了。

肚子劇烈地痛了起來，痛到不能忍耐了。

這小東西一定就在眼前要出世了，這也就是我的死期的到臨。

這小東西，他將是個混沌無知的生物，但是他總會成人，他會知

這是家。社會自己不清這世界是。

這世界是什麼，是個錯亂的因徒。而個，他這人道主義者的勝利品。他這用法律的意義留下了他的生命，他這社會用法律的意義來奪取他的勞力和生命。他將來會知道，他這將是人道主義之下的犧牲品。

他的生之日，是我的死之期。我不該告訴他什麼遺言，正和留下遺書的那位囚徒無從告訴他的母親一樣。然而，這是不着告訴什麼的，這裏是整個的因徒，我們的全體都是被壓迫着的囚徒。

父親，母親，兒子；在這世界上你都在同樣的命運中。

要之，這不是一個死的問題，而是生之抗爭！

死固然是可怕的，但是生更來得要緊！

還是做馬路上的路倒屍呢，還是怕這壓着壓死的囚牢？

知道嗎，怎麼樣來告訴我們的父母和我們的兄弟？

——反抗呀，兄弟們！

——奪回我們的自由，同志們！

還有什麼話好對人家說！

黃鶯與秋蟬底傳說

谷萬川

從前有一個時代，叫做『革命的時代』。那時候真是熱鬧極了！只要是長着耳朵的人，沒有聽不見『革命！』的聲音的；窮人因為自己沒有飯吃，便團結起來去革富人底命；富人因為怕自己或自己底兒子將來會沒有飯吃，便聯合起來去『反對』窮人底革命。不窮不富的人，有的便幫着窮人去『革命』，有的便幫着富人去『反革命』。就是三四歲的小孩子，都曉得成羣結隊地在城鎮底街道上做示威遊行，嘴裏並且吶喊着：

『打……倒……帝……國……主……義……！……』

甚至便是在大街上蹲着的小黑狗，見了『革命軍』來了，都要站

起來行旌『搖尾注目禮』呢！

說是當時有這麼一對青年：男的叫做烈火，女的叫做紅焰。他們兩人底愛情底熱度，比起把他們每人底名字末尾那個字連讀起來的那種東西，還要高到不知幾百倍！同時，他們對於革命的情懷，要比起他們底愛情來，愛情更算是最冷淡的了。

那是當然的，他們很窮，他們每月所得的薪金費，兩個人合攏起來，至多只能供給他們每人每天吃三五個饅頭，喝幾杯滾水；並且，無論天氣多麼冷，他們睡覺時墊的只是一堆舊舊單，蓋的僅有幾張破標語而已。至于棉衣棉被，在他們幾乎是很少見到的。

『但是，』他們常常這樣說，『窮苦對於我們，只能算是革命的興奮劑，愛情底滋養料罷了！』

於是他們笑了。是的，快活的微笑，總好像是根深蒂固地長在他

們底這潤的而龐上似的。

『因為，』他們又說，『爲了革命所受到的痛苦，在我們覺得就是一種樂——底本身；不信試試看，如果被敵人把我們逮捕入了監獄，那我們真會忘記什麼叫做『天堂』了！』

但是，我說時你們一定不相信，悲劇——誰相信呢，不過人家是這樣告訴我，我也只好這樣告訴你們罷了，總之，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有一次，——聽着！——有一次，他們倆，烈火與紅焰，在同一個晚上，並且是同一個時刻，做了這麼一個同一樣的，奇怪的夢。

他們夢見，不知甚麼時候，也不知道爲了甚麼事情，他們兩個人攜着手兒走到一帶荒山裏，那裏，一個人也沒有，登高遠

望，只是一片青草和溪流。他，烈火，手指着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說：

『唉，親愛的，你瞧，這樣大一片荒田，竟至沒有人出來耕種！……』

她剛要開口答話時，抬頭一看，忽見西北角上，遠遠飄來一朵白雲，漸離漸近，只見那朵白雲慢慢縮小，隨時下降，後來竟至變成一個人形，她驚呼道：

『喂！你看那是什麼？』二人正驚訝間，遙見那人向他們面前冉冉而來，仔細看時，却是一個白頭老翁，鬚與髮連，飄然若仙，手裏拿着一面小血的旗，走到他們面前，很和藹地對他倆說道：

『我親愛勇敢的青年們：這是一面小血的旗，你二人各持一

半，』說着他把那張旗撕做兩片，『一個往西走，一個往東走，隨走隨在地上插這血的旗，直到你們再見面時爲止，那時世界上便看不見荒田了！』

纔罷，那老人忽然不見了！烈火從夢中驚醒，隨手一摸，果見身邊有半面血的旗，正詫異間，忽見紅焰氣喘喘地跑了進來，她從懷裏掏出一件東西來笑道：

『你猜這是什麼？』

隨即將昨夜夢中的事告訴他，他也把自己底夢告訴她，兩人忙把所得的旗幟一對，恰好相合，兩人越發驚喜！

過了不多幾天，『黨』底命令下來了，派他們往兩個不同的地方去工作，恰巧是一個往西，一個往東。臨別的時候，他們忍住淚兒是

這樣約定的：

「無論相別多少年，不完成自己底任務，誓不復相見！」
於是他們把牙關一咬，就分手各自走開了。

現在先講那位女的——紅焰。她是往東去的。她自從和她心愛的人分手以後，便按照預定的計劃去工作，隨走隨在地上插血的旗，插罷又往前走，頭也不回，不久便到了目的地。再往前是一片汪洋大海，不好再走了，便停止在那裏等候他。

海邊有一座高山，叫做悵惆山，山巔有一棵古樹叫做孤獨樹。紅焰每天走到山上去，坐在樹蔭裏，屢兒吻她愛人底相片，淚眼望着無邊的大海哀泣。有時她情急欲死，無以發洩，口裏便喊：

「My dear! My dear!」

其聲哀婉淒涼，草木聽了都要落淚，鳥兒聽見都要停止她們底歡唱了。

這樣一直到她淚泉哭乾，始終看不見他愛人的影兒，終至精力竭蹶嘶，不食而死。她死去以後，屍身忽化爲一蝶，昇至樹梢，每當夕陽西落，便在樹尖呼喚：

「My love! My love!」不止。

「革命之神」因見她死得如此可憐，立命「濟難之神」每夜給他，在樹葉上撒佈一層清露，以潤咽喉。所以現在綠葉間的豐潔的美露，只有鳴蟬方配飲取，亦是她的唯一食品呢。

再說那男的——烈火，他是往西走的。他自從和紅娟離別以後，也是勇往直前跑去幹。他手裏拿着那面紅的旗，一雙緊閉的唇，跑得飛快！插完一面，手裏又有一面，所以總是用不盡。

後來，當他剛走到半路上的時候，忽爲好奇心所動，偏想看看後邊，於是回頭一看：只見插旗已久的地方，萬象更新，人人歡笑，遠遠傳來的，只是一陣陣幽雅的樂聲；海面上直插旗的地方，更是一片燦爛，伸手不見掌，所以還能靜默無聲，但直插旗既已經燈起亮了，登時烟消霧散，一般窮人，立時看見自己所處地位與富人天不相同，於是遂起來與他們爭鬥！因爲窮人多，富人少，所以結果最後的勝利總是歸于窮人，富人遂逃往未插血的旗的地方去了。

當那些富人猶如喪家狗般逃亡的時候，半路上忽然遇見烈火正在那裏等待着他們，他們看見他手裏拿着血的旗，一齊說：

『嚇！原來是你害我們的！』于是把他捉住殺了。烈火被殺後，他屍體忽然變成一隻黃鶯，到處狂呼：

『誰繼續着我喲！』

一九三〇年八月初版

兩種不同的人類

一——二〇〇〇

實價六角

不 准 翻 印

編 者 蔣 光 慈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北 平 北 新 書 局

南 京 開 封
廣 州 重 慶